

國立東華大學 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林徐達博士

鄉遇——

花蓮學田村客家移民的離別與鄉愁

“Mother • land” Revisited:

*Stories of Hakka Immigrants and Their Diasporic
Experiences [Hualien, Taiwan]*



研究生：陳冠伶撰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

國立東華大學
學位論文授權書

※說明※

本授權書請撰寫並簽名後，裝訂於紙本論文書名頁之次頁。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立書人在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97學年度第1學期取得碩士學位之論文。

論文名稱：鄉遇—花蓮學田村客家移民的離別與鄉愁

指導教授姓名：林徐達

學生姓名：陳冠伶

學號：69343006

授權事項：

- 一、立書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上列論文全文資料，基於資源共享理念、回饋社會與學術研究之目的，非專屬、無償授權國立東華大學及國家圖書館，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數位化等各種方式重製散布、發行或上載網路，提供讀者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 二、上述數位化公開方式如下：(若未勾選下表，立書人同意視同授權校內、外立即公開。)

校 內	校 外	說 明
<input type="checkbox"/> 立即公開	<input type="checkbox"/> 立即公開	未立即公開原因： <input type="checkbox"/> 申請專利(案號：) <input type="checkbox"/> 因隱私權需要(請指導教授附函說明特殊原因)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於1年後公開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於1年後公開	
<input type="checkbox"/> 於3年後公開	<input type="checkbox"/> 於3年後公開	

三、授權內容均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授權之發行權為非專屬性發行權利。依本授權所為之收錄、重製、發行及學術研發利用均為無償。

具有本論文著作財產權 人共同簽名 (親筆正楷)	日期	中華民國 98 年 02 月 03 日
-----------------------------------	----	---------------------

謝 誌

謹將這份論文獻給在這四年裡陪在我身邊的所有人。

將這份論文第一個獻給陪我走到今天的**林徐達教授**。時常被我搞得發瘋的指導教授，總在我撐不下去的那一刻鼓勵我，成為支撐我很大的力量，也是我論文完成很重要的人物。內心所有的感謝，說也說不完。但真誠地想和您說：謝謝老師！一路陪我走來。第二個還要感謝，**耀盛老師及怡佳老師**在忙碌的期末還抽出時間，看我的論文，參與我的口試，謝謝老師們。第三個獻給**陳永亮先生**。謝謝你，想盡各種方式來激發我的論文進度，在我最難過的時候，陪我去跑步；走在前面，給我很多的意見，也謝謝你帶我看見了冷冽的大禹嶺星空。真誠地和您說：謝謝您，ㄩーㄋ、亮！第四個想要獻給所有好人團的朋友們：**天使欣齡、相依美女、姐妹小白美花、志杰、王小蝦、大胖廣、建霖**，真誠地想和你們說：謝謝你們的出現，讓我舒壓許多。還想要獻給在工作上一直COVER我業務量的**瑩竹老闆、苑文老闆**。感謝不斷給我很多力量，陪在我身邊的**鄭約書亞牧師、及主愛教會、希望教會的弟兄姐妹們**。還有在田野地不厭其煩回答我問題、供給我三餐吃住的**學田村民**。謝謝你們！

最後，我最最最想感謝的就是：派遣這些天使陪在我身邊的 神。

God! I really love you!!! Thank you a lot !!!

2009.01.20 冬 於桃園

摘 要

本論文以花蓮富里鄉學田村大陸客家移民為主要研究對象，透過訪談、深入觀察方式，描繪 4 位大陸客家移民，返鄉經驗及目前在台灣的生活。本論文通過移民的離別經驗與鄉愁，試圖回答移民在闊別四十年後返回大陸原鄉，面對人事已非之情況卻仍舊想返鄉的原因，以及在日常生活中，他們如何安置「回不去」故鄉的複雜情緒。本研究以為，離鄉人在離鄉那一刻開始，注定面對故鄉的改變及自身生命的變遷，被迫面臨故鄉不復存在且無法回去的窘境。離鄉人在異鄉的生活，雖然抱著對過去的懷想，但生活過去之後，讓離鄉人開始適應了異鄉的生活；於是異鄉成了另一個「故鄉」，「歸返」成為心中始終要去做的事。然而生活中許多不可抗拒的理由阻止移民回鄉的腳步，移民帶著原鄉的回憶與異鄉的生活不斷地拉扯，最終原諒了命運的安排，不可能的「歸返」透過不斷的回憶達成。神話中的西西弗，因為認清自身不斷推石頭上山的命運，而在 Albert Camus 筆下成為幸福之人。Imre Kertész 除了看見西西弗對命運的醒悟之外，也體悟到巨石不斷地推動上山的過程中，將化為碎石不再沈重地歸西西弗所有。永遠無法放到山頂的碎石，對移民來說帶著思鄉的苦楚，但那卻是面對命運的現實所剩下唯一執著——貪婪地享受那慘敗的回憶以及關於那段時間的回憶。

關鍵詞：大陸客家、移民、鄉愁、離別

※ 本論文獲2007年「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暨各大學人類學相關系所合作培訓計畫」補助，特此致謝。

ABSTRACT

The thesis focuses on diasporic experiences of four Hakka immigrants and their everyday life in Hualien, Taiwan. Since leaving mother land as Mainland China for forty years, they are still trying to keep contact with home in China even though the home has been changed. However, immigrants' life at the other home in Taiwan seems to overflow with complicated emotion of untouchable nostalgia to mother land. This research submits a significant point that once to be an stranger, the predicament and struggling between change of home and itself represents stranger's everyday life. On the one face is a home immigrants moving to as a stranger, on the other face is another home immigrants leaving for as a stranger again. How to place "home" from the heart becomes a unknown, unspoken sadness. "Returning Home" as a ritual accompanies nostalgia memory becoming immigrants' whole story.

Keywords: Hakka, immigrant, nostalgia, diaspora

目 錄

一、啓 程	3
二、鄉 遇	11
三、期望・祈望	25
四、「我的心肝寶貝，我的狗」	35
五、近鄉情怯	45
六、現身・離開	51
七、原諒命運(結論)	61
參 考 書 目	71

勸君切莫過台灣，台灣恰似鬼門關，
千個人去無人轉，知生知死都是難。

客頭說到台灣好，賺銀如水一般了，
口似花娘嘴一樣，親朋不可信其言，
到處騙感人來去，心中想賺帶客錢，
千個客頭無好死，分屍無骨絕代言。

上了小船尋店歇，客頭就去講船錢，
壹人船銀壹圓半，客頭就受銀四圓。

大船還在巷口據，又等好風望好天，
也有等到二三月，賣男賣女真可憐。
衣衫被帳都賣盡，等到開船又食完，
也有乞食回頭轉，十分冤枉淚連連。
也有不轉開船去，船中受苦正艱難，
暈船嘔出青黃膽，睡在船中病一般。
順風相送都容易，三日兩夜過台灣，
夜裡大船小船接，一人又要兩百錢。

切呀切呀天呀天，不該信人過台灣，
一時聽信客頭話，走到東都鬼打顛。

——《渡台悲歌》

一、啓程

《渡台悲歌》描寫明清時代「橫渡黑水溝」(台灣海峽)移民們的渡海情況及來台生活的情形，奉勸所有想要來台灣的移民們，千萬不要相信當地「客頭」的話而冒險來台灣。但是這首詩，似乎沒有傳回原鄉大陸，不管從明、清時代禁止來台的法令下前仆後繼的移民潮，或是直到今天仍不時聽聞的大陸偷渡客，明、清海禁時代，即使離開家鄉而可能經歷的狀況是如此危險，但家鄉「客頭」似花娘嘴(媒婆)的言語，仍舊「迷惑」了在廣東、福建兩地的居民，不顧黑水溝的險惡海象及政府嚴令禁止，每年仍舊有許多的移民過海到台灣。山多田少的困苦生活，再加上對台灣很多美麗神話的想像，遷徙至台灣在原鄉當地成爲一種流行。從似花娘嘴客頭的口中所塑造的美麗神話，頓時模糊了即將會面對的危險及困難。《渡台悲歌》道盡了從明清開始，數百年唐山過台灣的歷史及其中的辛酸血淚。

閩粵地區很早就與外國居民接觸，成爲很重要的海上通商之地。在明代時因爲海盜與漁民二媒介，閩粵地區居民開始移民台灣。在唐山賺錢不容易的日子裡，客頭是帶路作嚮導的人，爲了賺帶路錢，花言巧語地描述台灣。當時大陸沿海居民，除了務農之外，還會兼作爲商賈搬運有無的工作。¹從客頭口裡傳出來的消息，也因爲搬運工作移動性質的因素，得以被得知及被傳遞。

移民們爲了能夠到台灣，不只需要船票、旅費，還有龐大的仲介費要給客頭。而這樣的費用常常遠超過貧窮的移民們所能負荷：

立請約人彭瑞瀾／今因合家男婦老共九人要往臺灣路途不？／前來請到親羅亞亮親帶至臺灣／當日三言定大船銀並小船錢總花邊銀／拾壹員正其銀至大船中一足付完／其路途食用其答小船盤費係瀾自己之事／此係二家甘願不得加咸口恐無憑立請約付／批明九人內幼子三人

——(嘉慶年間)「渡台帶路切結書」²

從文中可看出當時渡海來台灣所費不貲，甚至必須「典屋賣公山」³賣出家中祖產。在這之後，選定了出發的良時與吉日，全家大小一行人，慎重祭拜儀式告知祖先懇求保佑之後，辭別親戚朋友，啓程到未知的台灣。

¹ 彭芊琪，2005。

² 黃榮洛發現翁羅景所擁有先祖遺留古文物，將之命名爲「渡台帶路切結書」。文字引用自黃榮洛先生渡台悲歌一書第 59 頁影印檔。

³ 渡台悲歌第二十八句。

離開了「家」，到了港口不一定能夠馬上搭船到台灣，必須等候「貨」船到來及良好天候，才能夠啓程出發。在候船的日子裡，唯一能夠做的也只有等待，如此不事生產的日子，多則長達兩、三個月，或許更久，隨著日子的過去可能在船未到達之前，就已花盡了所有的盤纏，狀況再不好只能「十分冤枉淚連連」地回到老家。假若幸運能夠搭上船，不代表一切就順利了，清代《重修台灣縣誌》裡記載：

客頭串同習水績匪，用濕漏小船，收載百人擠入艙中，將艙蓋封釘，不使上下，乘黑夜出洋，偶值風濤，盡入魚腹。比到岸，恐人知覺，遇有沙汕，則趕騙離船，名曰「放生」。沙汕斷頭距岸尚遠，行至深處，全身陷入泥沼中，名曰「種芋」。或遇潮流適漲，隨波飄溺，名曰「餌魚」。

在行船過程中，除了天氣及海象等重要自然因素之外；若遇到不好的客頭，人為因素也常使移民們身陷在危險及死亡當中。在過去，因為造船及航海技術並不如現在先進，航行狀況及路線也不若現今得以掌握。船隻因為海浪所產生的搖晃及上下巨烈地起伏，常造成船客暈船嘔吐，睡在船的底層就好像病了一般。如遇順風三天兩夜即可抵達台灣，但是如果海象及天候狀況不好，在海上的日子可能動輒九天、十天，「運氣差遇到颱風，還會被吹到南方，漂流好幾天以後才能回到台灣；當時在船上，許多人沒得吃，放聲大哭，跪地求天，都在求媽祖保佑...。」運氣好遇到船東煮食物給大家吃，但因為整船將近一百人排隊等待，眾人為了搶食物一同擠到船的一端，幾乎使整條船歪了一邊，情急之下船東將船客手中的碗一一奪下丟入海中，停止搶食。⁴在船上三天兩夜，小船換大船，大船換小船地航行之後才能到達目的地台灣，而每換一次船又需繳交每一次的船票錢。在抵達台灣之後，大部分的盤纏皆快用盡。若無力付船錢的人不許離船上岸，甚至需要留下家眷作當，直到上岸籌到錢為止。

《渡台悲歌》中敘述，當登上陸地時，卻發現四處的房屋如同家鄉茅廁一般簡陋，完全不如客頭所言，更不如自己所想像的台灣。用盡盤纏，一無所有的移民們只能先到較早來台灣的親戚家停留幾日，但仍需趕快找到工作，大部分人只能待在別人家當長工。長工的薪資常不是自己所能決定，一年的工作，只得到很低的工資，年歲較大，體力較不好的人，價錢就更低了。辛苦的工作有如家鄉耕種的牛一般，從雞啼開始就要工作至天暗，辛苦的工作常只能換來碗中的蕃薯，不管天晴雨落起風，頭燒額痛都不能夠休息；假若白天臥病在床，也要扣除工錢，所以只要病好一點，就得開始工作。為了賺更多的錢，太陽下山之後就得上山擔柴，長長的山路回到家時已二三更，過重的柴常壓得肩頭都彎了。

幫忙農事是長工主要的工作，早晨常常在還沒天明時就要出門，在田裡跪著

⁴ 學田移民彭阿伯口述。

耕田除草，從天光一直跪到天暗，有時跪到膝頭都破皮了。收成時必須幫忙挑擔，兩尺半的扁擔竹棍架在肩上，一整天的工作，就好像牛拖犁的軛一樣掛在肩頭。移民們剛到台灣初期，除了務農之外，還會冒著被馘首的危險，到山中採黃藤、至山區開墾農耕，入山製腦當腦丁，做挑夫挑腦油，當隘勇（官勇）隘丁（民勇）（黃榮洛，1997[1989]：47）。

每逢年三十除夕，家家戶戶祭祖時，心中想起在家鄉的親人，刀割般的感傷心情油然而生，如果是上無親侍下無戚的年輕長工，就待在頭家過年，從初一休息到初四，過年休息的日子，雇主也會刻薄地扣錢。想起當時客頭所說台灣是稻米多產的地方，簡直就是胡說八道，想起自己誤信其花言巧語，淚水不自覺地流下來。留在台灣的生活，境遇較好的，可能在長工數年之後得以結婚生子定居台灣；較不好的境遇及情況，最後可能孤身在台灣，窮死病死，卻沒人理睬。



三百年前渡海來台的移民們在辛苦的環境中落腳台灣，遺憾始終「無法返家」；然而「返家」之後是否便能了無遺憾？在我的田野地——花蓮縣富田鄉學田村——的客家移民們完成了那群「客死異鄉」者的心願，然而「返回原鄉」反倒加深了遺憾的複雜度。原來移民們朝思暮想的「家鄉」只存在於日日夜夜的思念之中，而不適用於現實所見世界。

在學田村裡的大陸客籍移民——不管出於自願的遷徙或是被迫的定居——五十年來，早已在台灣成就自己的「家」；但對於那過去的「家」，仍藏在內心的渴望中。過去的家早已改變人去樓空，於是故鄉永遠存留在對過去的想像與回憶之中。當感到舊日更為美好，卻已無法返回從前時，為尋回那「遺失的美好」，促使了諸多「返鄉」與對「故鄉」情感的連結。對這一群大陸客籍移民來說，好似平淡若無其事的生活，卻在話語當中展現對家鄉的渴慕及離愁。

在這樣思鄉的情緒下，五十年後，他們回到日思夜想的故鄉，但當初離開的「家」、流離過程中回憶與渴求的「家」，和流離之後返回的「家」，已是全然不同的樣貌及不同的感受。一如王德威在《最後的黃埔》中序言提到，真正令離家者感到刻骨銘心的是來自個人記憶與遺忘的糾纏散落，及現實差距、想像失落所產生「一切終歸徒然」的悵然及無奈（王德威，2004：10）。移民們在流離的過程中，渴求凝結在自己生命某一個時間點「不動」的地方，但它的不動，只存在於移民者的想像之中，然而在現實裡已不復然。於是移民們面對強烈的「思鄉」情緒，在「歸鄉」行動中，所擷取到的卻是「失鄉」的悵然失落。在「家」與「自我」的變動中，自我與家的意義產生什麼樣的對話？在整個流離的過程中，在對「過去的回憶」與「現實的陌生」兩股力量交織之下，似乎讓懷念的心情，找不

著一個著力點，但「離家」與「返家」仍是他們不斷地想要實踐的行動，到底是離開哪個家？返回哪個家？

「離家」是「返家」的起點。Milan Kundera對《奧德賽》中尤里西斯的回歸做了結論：他不要在未知的事物（冒險）裡熱情探索，他喜歡的是將他認得的事物（回歸）奉為神明。他不要窮無盡（因為冒險所企求的，從來就不是終結），他喜歡的是終結（因為回歸是同生命終結的和解）（2005[2000]：8-9）。人不斷地在尋找回歸的路，渴求滿足靈魂深處的需求，外在形式透過鄉愁的表現，內在實質是靈魂依歸的尋找。對移民者來說，就家鄉的變動，及自己亦改變的情況下，究竟要回歸於何處，才能找到所謂的結束。回家的路，始終進行著，因為內心的渴望裡，這段路是停不下來的。是什麼力量推動著他們不斷地做這樣的夢？

人似乎藉由一種「回到最初」的慾望，得以追求自我人生中的「圓滿」。Madan Sarup認為，回家並非指一般日常的來往返回，穿梭於離家與返家的過程中，因為長期的缺席或艱鉅的移動後，回家成爲一種有意義的返回（1994：93）。對移民者來說，回家的意義也許如同尤里西斯的回歸一般，是與自己生命的一種圓滿終結及和解的追求。回歸在尋求人生的圓滿，但對移民者來說似乎又是另一個破碎的開始。在「離家的人」和「返家的人」兩種身份不斷地交織轉換下，透過返家和離家的過程，讓「家」的想像可以繼續？又或許透過如此對家的想像，讓破碎的內心可以找到一個躲藏的地方？

余光中表示「鄉愁是無解的。回去大陸不下廿次，照理說，鄉愁應該已經解了，其實不然。故鄉的樹、小時候的玩伴，大都不在了，童年世界永遠無法回去。這樣的鄉愁，不是買張船票、機票，回去就能解了」⁵。就王德威評論梁秉鈞的《記憶的城市、虛構的城市》中，以爲透過身處他鄉的旅行經驗描敘不在場的香港，「記憶」的城市，「虛構」的城市才是鄉愁真正的起點（王德威，1998：294）。王德威點出鄉愁的真面目，鄉愁之「鄉」所在，已非地理位置或是地景可以標示出來，而是在於每一個鄉愁行爲者的想像當中。於是鄉愁在想像中夾雜著無限地遺憾。王德威曾提出「想像的鄉愁」（imaginary nostalgia），「當人們面對失去原鄉時，常產生後設鄉愁的渴望，『時常夢見自己回到故鄉』，這樣的夢是欲望的推移與變形」（王德威，2001：10）。「想像的鄉愁」是一種對家鄉的遺憾，爲所無法再見的家鄉，因為遺憾所產生的切切渴慕狀態，而 Gaston Bachelard 所提到的「意象」，也如同王德威的「想像的鄉愁」一般，在人生中起了相同的作用。「意象是在人的現實當中，做爲人的心靈、靈魂與存有的直接產物，而浮現於意識中的當下現象」，而「日夢會帶領我們到古老得不復記憶的領域，在這個遙遠的境地，記憶與想像仍深切聯結，並各自發揮其相互深化的作用，就價值層面來看，它們共同形成了意象與記憶的共同體」（Bachelard，2006：67-68），而這個日夢，

⁵徐如宜，〈余光中的鄉愁「是無解的」〉，《聯合報》A13 版，2003.12.10。

就是想像和記憶交織作用影響的地方，Bachelard 提到活在這樣的夢中，能使過去我們對家的記憶再次地重現，「如同所有不復記憶的事物那般，靜止不動。我們藉由重新活在受庇護的記憶中，讓自己感到舒服，某些已完結的事情，必須保持在我們的記憶中，透過意象，將它們的原初價值保留下來」（ibid：67）。

「從詞源學的觀點來看，『鄉愁』似乎就是因為無知而生的痛苦。你在遙遠的地方，我不知道你變成什麼樣。我的國家在遙遠的地方，我不知道那兒發生了什麼事」（Kundera，2004：9）。離開家鄉之後，對於家鄉的未知，而產生「想像的力量」，而想像的素材，和想像最後的理想型，則來自於過去所經歷的家鄉，也是移民們記憶中的家鄉，即使它已變形，即使它破碎得需要拼湊，但仍無法阻止這股「鄉愁」的力量，無法不成為鄉愁最終依歸的地方。王德威提到「故鄉不僅只是一個地理位置，它更代表了作家及讀者所嚮往的生活，意義的源頭，以及作品敘事力量的啟動的媒介」（王德威，2005：52）。「那裡」——是鄉愁的起點，也是鄉愁的終點。因為它的「無法到達」讓人開啓了尋找的腳步。

李喬曾在《重逢——夢裡的人》一書中提到，「回家」、「返鄉」、「歸」若說他的一種情操，倒不如說它是一種比情操深邃的心靈需求。不管多少個世代的過去，故鄉的模樣早已模糊，故鄉的圖像只能透過代代述說流傳的故事中去模塑，但即使是如此，「故鄉」所存有的獨特魅力、神秘的呼喚，讓人類離開故鄉，最後再回到那理想的「聖地」；而在這樣「追尋」的過程中，生命得到洗禮、潔淨、昇華——再怎麼樣的輾轉流離，都無法阻止那股對故鄉的想望（李喬，2005：38）。



我的論文主要想探究學田村的客家移民們，從大陸來到台灣之後無法歸鄉四十年後，面對「回家」的複雜情緒，家鄉的人事已非，鄉愁變得更加無解，但他們是如何將「回家」的渴望置放在日常生活中，又如何面對這無解的鄉愁，並用什麼樣的方式去處理內心對「過去」的「渴求」。

1. 台灣東部及富里鄉的移民開墾

花蓮縣富里鄉，是由一個移民所組成的社會，在移民入墾之前原住有阿美族、卑南族，後有平埔族、客閩籍、中國潮州籍、布農族等遷入，形成一個人口成份複雜的地區。位居台灣東部，開發較晚，在明末清初以前，住民大部分為原住民，但直至明末清初時開始有移民的移入。花蓮位在中央山脈以東，清代台灣西部正是開墾時期，東部地方仍是未開發之地，故當時人們稱花蓮為「後山」、「山後」，因為隔座高山路通不易，清朝當時甚至將其列為「番地」，並明文規定禁止人民私自進入開墾。在光緒初年，富里鄉境內除了擔任國防任務的軍隊之外，或

是各地營哨兵員在當地從事開墾之任務外，尙未有漢籍人士開墾，大部分皆為原住民之部落及所開墾田地。

1877 年清廷於中國廣東省汕頭設「招墾局」開始招募中國沿海潮州一帶粵籍人士移墾後山。在此之前花蓮都被當時清廷的政府列為「番地禁區」，禁止民間開墾，後清廷下令「後山解禁」，政府鼓勵人民移入東部開墾，惟因當時所招募的墾民多為遊手好閒之輩，無法從事開墾，後又改招募台灣本島西部人民移墾後山，由政府發給種籽、農具等，並劃出區域供移民開墾。清代「官招民墾」時期，二年後，由於官方招募墾民的方式因成效不彰而廢止「招墾局」，其後清廷對後山土地之開發，改為民間自發性之開墾組合進行，清廷只立若干章程加以規範，此為「民招民墾」時期，後台灣東部之土地開發大多採此模式(張振岳，2006：287)。

1895 年中國因甲午戰爭失敗割台，台灣進入日治時間。日治時期於大正年間社會情況較清代穩定，且當時日本總督府亦大力推行「殖民」政策，積極推動其「官營」、「民營」之日本殖民村，西部人民移民到東部開墾企圖更強，拓墾後山之移民風潮再起。日治時期入墾富里鄉移民以來自北部客家人為主，南部亦有移民入墾，鄉內人口大幅成長，此一移民潮持續至日治末期 (ibid：289)。日治時期，土地的拓墾大多屬民間拓墾，亦有少數受日本企業推廣種蔗而輾轉移入者，移入者大多以農業人口為多。

1945 年台灣進入民國統治時期，因為政權的改變，社會風氣也顯得動盪不安，此時鄉內的移民數量較減少，之後，隨著地方政府的成立及自治體制的實施，政治局勢很快地被穩定下來，且較之前日治時期更加穩定，有更多移民進入，在此從事拓墾。後又因遇「二二八事件」，再次造成社會人心的不安，有不少居民為了躲避紛亂的政局，紛紛往東部遷移，是台灣光復移民東遷的一個重要的因素 (ibid：303)。光復後遷入富里鄉的移民相當複雜，但仍舊以台灣北、南地區的閩、客籍人士為主。從清末以降，富里鄉土地隨著外來人口的遷入而漸次拓殖，不管是清代道光末年的平埔族人，或者日治時的客、閩籍民，都是台灣島的「二次移民」。富里鄉內土地的拓墾可說完全建立在「移民」這個基礎上，時至今日，各路移民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已綜合出本鄉特有的鄉土氣質 (ibid：305)。

2. 學田村

學田村舊名「馬里旺」，地名始於清光緒十三年前後，清代治台末年曾有三戶十九人在此定居的記錄，但未成聚落。日治時期仍沿用馬里旺為地名，因為當時人煙稀少，土地大多尙未開墾，逐被官方劃為「官有原野地」，1904 年(明治三十七年)以後，才漸漸有鄰近鄉鎮的平埔族進入本村開墾，但也多屬移民零散

的開墾，無法聚居成庄。大正以後才開始有移民進入。

學田村居民以務農為主，分居於鐵支尾、農場、西側山腳等處。居民有光復後從西部遷入的閩南籍人士，少數原住民，居民以客、閩籍居多，多為日治時期遷入，另有於民國光復後陸續遷入的中國唐山客家人。本村西側的狹長山腳一帶，客家、閩南、外省籍人士等，各自形成一個小聚落。本村土地開墾屬晚期，農家風貌保存較完整。

本論文的田野對象乃針對民國三十八年前後，自中國大陸廣東省陸豐縣一帶的客家籍移民居多，移民原本主要拓墾地為富南村「唐山窩」等山區，但因山區的土質貧瘠又缺乏水源，只能闢為旱地，後因山區陡峭水土保持不易，山區裡唐山籍的移民，大多遷出，此地農民改遷到學田村農場購地耕地（ibid：304）。

在學田村的西邊的山坡上，1948年立一學田村發展史紀念碑，其名為「學田村學產紀念碑」：

維痛念我學田村於民前八年時，此地青山枝茂，野禽滿山耀武揚威，而且生番殺人，首級磊積如山，交通艱險，斯時關念公埔及大庄兩校經費不足，難以維持，然地方志士嗟商結果，計劃開墾此地生產，以為補充兩校永遠之基本財產，幸蒙先覺者總理林克先、尤山豬、周源興、李來金，及學務委員洪進興、潘老虎、陳把煙、林桂枝等，此八位先生提議開墾此地，費盡心血莫大，已經投世，然得後援者潘清安、李龜仔盛、卓清文、黎阿民、賴阿來等，此五位先生亦極力推行，中受染勞力過度以至去世矣，以後即使大庄、公埔兩區總動人員，出役開墾，並派壯丁長卓枝六，引率壯丁二十外名，保護墾民協力開墾，中間遭遇兇番，被暗殺者潘漢生、陳發仔、潘南生、賴枝仔、戴福、潘柏仔、潘春釵，兩位女士，共七名被了出蕃慘殺，由經我鄉民痛念，成謂精衛，含冤莫白，嗟呼！自民前八年至民國三年此十年間，全賴先靈之功苦，受盡凡霜矣，今日沿感，墾成此地一百六十外甲，與後人紀念，惜哉！犧牲者以上二十名，功積如山，皆人所知，且潘林壽、卓枝六兩位先生尚在，有可訖之，故我鄉民一同誠意建碑，以為後人永遠紀念，以表敬之。

據碑文記載，在日治時期之總理林克生，對地方兒童教育貢獻卓著。當時日治初期地方教育經費均須由地方自行籌措，而當時村民多屬經濟困窘之農民，加上當時工商業不興盛，無法得到多餘的捐款及資助，導致公埔（富里）大庄（東里）二所小學（公學校）教育經費來源缺乏，林克生先生有鑑於此，與地方上其他士紳共同商議，向官方承墾馬里旺之官有原野地，計畫透過開墾土地之收益為辦學之經費。接著就號召當時大庄、公埔二區之民眾出動開墾「學田」，此計畫獲得地方民眾之熱烈響應，得到當時熱心之庄民有力之地方人士幫忙，使得「學

田」的開墾得以繼續。但附近臨近布農族之聚居山區，時有出草殺人馘首之事，在碑文中記載指派壯丁組成壯丁團，由團長卓枝六率領壯丁二十多人保護參與墾地之民眾，但其仍有幾人不幸被殺害（ibid：328）。

因大庄、富里兩地熱心教育的民眾到此開墾一百六十餘甲的土地，居民於是稱此地為「學校田」，此為學田地名的由來，「學校田」。學田村民國三十九年才獨立成一村，由「馬里旺」阿美族地名改為「思明」，民國四十年再改名成「學田」（ibid：341）。

二、mother · land 鄉遇

小時候 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
我在這頭 母親在那頭
長大後 鄉愁是一張窄窄的船票
我在這頭 新娘在那頭
後來啊 鄉愁是一方矮矮的墳墓
我在外頭 母親在裡頭
而現在 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
我在這頭 大陸在那頭

——余光中《鄉愁》

在學田村雜貨店對面的大榕樹下，總是有一群人在打著紙牌，石頭及鐵片象徵所擁有的籌碼，打完牌的中午時間，墊布一包，榕樹下的牌桌，又變成午飯餐桌。隔壁白色牆壁藍色屋頂，前方由低矮圍牆圈成小空地的房子裡，住著米香阿伯和他的孫子，第一次見到米香阿伯，我總記得戴在他頭上的螢光橘色帽子，上頭寫著某立委候選人的名字，手中的檳榔不斷地送進他早已紅透快要焦掉的嘴巴裡，住在附近的朱叔叔對著我說：「他是學田村的檳榔王。」米香阿伯，七十二歲，務農為生，冬季天較冷的時候，兼作副業賣米香。除了維生的兩甲地，米香阿伯的心力都在照顧他八歲的孫子。低矮的房子，是老式的客家三合院，但少了兩旁的護龍，外頭的空地裡，慵懶的小白駒在米香阿伯的野狼機車及小孫子的腳踏車旁。一進門，迎向面前的就是神明祖先的牌位，而兩旁掛了米香阿伯已過世母親和父親的照片，神桌下的電話是米香銷售的唯一管道，而電話旁的桌曆裡，寫了很多數字很長的國際電話——那是米香阿伯目前唯一和大陸親人聯繫的管道——這裡是米香阿伯的「家」。

米香阿伯總喜歡在訪談完之後，留我下來吃飯：「來我家吃飯！我不會煮啦！」米香阿伯的熱情，還有孫子的熱情，很溫馨。在米香阿伯的小小客廳裡，米香阿伯、我、還有他的孫子——八歲的阿舜，三個人，還有電視機裡不時的吵雜聲響，米香阿伯說著阿舜：「很切（很可惡）！」常常說到這裡，好似一副這個孫子真的快要把他氣死了一樣。在最近一次的田野裡，我一到米香阿伯的家，阿舜就衝著我說：「阿姨！我爸爸他離家出走了，他去山上了！」當我問起為什麼時，小小的阿舜也說不清楚，阿公和爸爸之間發生了什麼事，只說著：「他們吵架。」繼媽媽離開之後，爸爸的離開，讓這裡只留下了小小的阿舜和阿公。問起大兒子的離開，米香阿伯的回答說著：「那壞傢伙，我都不管他，我一句話也

不想和他講。」聽著米香阿伯的無奈，但同時映入眼簾的是，客廳旁的房間小門前，貼著大紅紅的「囍」字，而左右兩邊，是米香阿伯特別去請鄉幹事寫的對聯，對聯的頭一個字和最後一個字，組成了大兒子和大媳婦的名字，這裡曾是特別為他們準備的新房，但現在裡頭只住了阿舜一個人。

神桌上的電話簿裡寫著米香阿伯一些重要聯絡資料，裡面包含了很多國際電話，透過電話線連接著米香阿伯的另一群家人。在台灣的這一頭，空蕩蕩的家裡只有米香阿伯和阿舜兩人，而電話線連到的海峽另一頭，雖然有一群「家人」，但對米香阿伯來說，卻似乎也是「空」。米香阿伯說著電話那頭時常傳來的訊息，說著他們的信裡所寫的內容，說著他和他們的故事，語氣中讀到了些許的無奈、氣憤及想念。最常在米香阿伯口中聽見的三件事，就是頑皮得讓他受不了但捨不得離開身邊的孫子——阿舜，等待了十二年、為他散盡千金娶媳婦卻又天天和他吵架的大兒子，還有在大陸總是只要錢的大陸親人們——最常讓米香阿伯抱怨但是卻也都是米香阿伯所等待的人，等待孫子的長大懂事，等待兒子停止喝酒改變向上，等待再次回到故鄉的時間，那個「故鄉」，是米香阿伯所期待的，不是已改變的。

在光明路上，九十幾歲的阿濱阿公是較老的長者。阿濱阿公有七個子女，小兒子因為阿濱阿公和阿婆年事已高的關係，辭去了山那一頭的工作，回到家鄉照顧父母。阿濱阿公是個樸實的老人，每年過年，從各地回來的女兒、兒子及孫子們，讓阿濱阿公的家充滿了人聲。和善的阿濱阿公總說：「我沒有什麼故事好說的啦！」而阿濱婆則在習慣旁邊說著：「我二十二歲嫁他三十歲，我們那時候來台灣。」每每在阿濱阿公家用餐，樸實的阿濱阿公總會在自己用餐前，細心地幫阿濱婆盛好之後再用餐，吃飯時還會注意，阿濱婆是否吃完，需不需要再裝一碗；阿濱婆會說「我自己裝就好了」，阿濱阿公會大聲地說：「你不會啦！」將碗搶過來，幫阿濱婆盛好。阿濱婆咧著嘴哈哈笑著。

九十歲的阿濱阿公和八十二歲的阿濱婆，共渡了六十個年頭。阿濱阿公曾經是孤單一人，年輕的自己一個人生活，直到遇見了阿濱婆，之後來到台灣。阿濱阿公家木版隔間的客廳中，兩旁掛了阿濱婆七十歲時生日的相片，還有他們六十年結婚紀念照，在老舊且空間很小的客廳裡，阿濱阿公說：「我們原本的房子在對面，但是後來，因為太小了，換到了現在的房子裡。」看著小小的房子，想起過去這裡是住了九個人的地方，而這裡還是因為太小而更換之後的家，讓我感到不可思議。

阿濱阿公喜歡笑，問到了他的故事，阿濱阿公總是笑著說：「沒什麼好講的啦！」阿濱阿公的子女是我的客語翻譯，所以訪談的過程裡，家裡常是充滿著人。阿濱阿公的「家」在這裡，透過電話阿濱阿公和在大陸的家人還有遠在美國的兒

子聯繫。身為移民的阿濱阿公，三兒子也移民美國，每年過年回來一次，今年因為是阿濱阿公九十歲大壽，三兒子提早從美國回來。說到自己的父親，阿濱阿公的三兒子說：「從小到大沒有聽過父親說稱讚的話，但是從他的眼神我就可以知道他的心情。」含蓄的阿濱阿公，不多說什麼，大部分的時候我的訪談，也是用微笑帶過他所經歷過的辛苦。「家」在這裡——台灣，身旁的兒女總是代替了阿濱阿公回答，九十歲的阿濱阿公似乎也是這樣地回答。但是在那一頭的親人，雖然都不是那麼地熟悉，但如果有機會，有體力，還想要回去一趟看看。

阿香婆的家和米香阿伯還有阿濱阿公家，在光明路上三個點形成一個三角形，同一年來台灣的阿濱阿公和米香阿伯住在同一排，慢一年來台灣的阿香婆的家，跨越光明路和他們相望著。阿香婆是個嚴肅的長者，認識他以來，很少看見阿香婆的微笑，對他背後所隱藏的故事，讓我更加地好奇。阿香婆算是光明路上現存的大陸移民中年紀最長的，六個兒女的阿香婆，和小兒子住在一起，還有越南籍的媳婦。媳婦上班的時間裡，小兒子負責打理阿香婆及兩個孫子的生活起居。坐在對面的榕樹下，大家常指著阿香婆的家說：「那是我們學田之前最豪華的房子。」看著木板低矮的外牆所圍成的破舊木製房屋，著實看不出到底哪裡是最豪華的地方。阿香婆開口的客家話，就像機關槍一樣，達達達地，有時候，我不太能了解阿香婆說的話，但是從他深鎖的眉頭和拭淚的動作中，似乎可以感受到阿香婆的情緒。矮小的阿香婆，現在都是拄著拐杖走路，走著走著，到底要走去哪，眼目所見，也許有個目標，也許是隔壁的雜貨店，也許是褪去豪華外衣的「家」，但真正內心想要去的地方，卻似乎在遠遠的地方，走著走著，什麼時候才會走到，不知道；也不知道還有幾個年頭，可以這樣持續地拄著拐杖走著，但是不管再怎麼走，也走不到心所在的方向。

在敘說的故事中移動他們的回憶，而我也在聆聽中跟隨，似乎在他們「鄉遇」的故事裡，遇見了熟悉的感覺。李喬曾說故鄉不在遙遠處，家就在朦朧咫尺地。可是我們人就是走不過去，走不進去（2003:194）。家的距離，用什麼單位可以測量。心的距離，讓「家」變得遙遠，不管是隔著一座山，還是一座海峽，也許並不是這些自然事物讓彼此之間變得遙遠，而是彼此之間的改變。

1. 米香阿伯

那個午後，我獨自一人來到學田，在街角遇到了米香阿伯，他大聲地呼喊著：「大學生！你又來啦。」（我是研究生。）米香阿伯，我總是如此地稱呼他。米香阿伯主要的工作是照顧他那兩甲的農田，天冷時兼賣「米香」為生，阿伯的米香在花蓮很有名，雖然並沒有特別的行銷手法，但是隔壁的朱叔叔說：「如果他那時候落腳在宜蘭的話，那現在可能是賣旺旺仙貝，結果來學田只能賣米香。」做米香的手藝在家鄉只有女人才會的，來到台灣之後米香阿伯將這項承襲自母親

的手藝，轉變成為維生的技術。米香，特有的製作方式，待鍋中油熱，特製米粒配上橘子皮炒好之後，將煮好的米香倒入阿伯特製的模具中抹平，再用刀子一塊塊地切開，阿伯邊做邊說著：「我做幾包讓你帶回去給學校的同學、老師吃。」模具裡的米香，冒出暖暖的熱氣，在乾冷的低溫裡，熱氣所形成的煙，緩緩地上升著，看得特別地清楚。

在大陸時，米香阿伯的父親是幫人「挑」（運）東西維生。那時的生活沒有什麼可以吃的，光要吃飽就已經是很困難的一件事了。當時有人向他們介紹台灣很好，要「相招」大家一起來去。提起在大陸的童年米香阿伯說著：「我有一個朋友喔！我家裡很苦沒有好吃的，他都拿麵線給我吃...。」米香阿伯的朋友，家境比米香阿伯家富裕。兩個人像兄弟一般的情感，離開台灣的那一夜，彼此都很捨不得，朋友偷偷地塞錢給他，米香阿伯不好意思地拒絕了，但是朋友說著：「你拿吧！等你從台灣回來有多點錢時再給我！」分開的那一晚，兩個人最後一次見面。四十年後米香阿伯回到大陸，的確從台灣帶了多一點的錢，但是朋友卻也早已過世，過世的時候貧窮得連做風水的錢都沒有。四十年前的情誼，米香阿伯只能透過花錢做風水，墳上的一柱香做為回報。

1947年，那一年他十二歲，和爸爸、媽媽，及後來在台灣十五歲就過世的哥哥一起來到了台灣；兩個姐姐，和一個從小就賣給別人的弟弟留在大陸。十二歲的他來台灣，只認識爸爸、媽媽和哥哥，什麼都不懂，但是卻可以感受到爸爸很想回大陸家鄉的心情，甚至曾經看到爸爸為此落淚。剛到台灣的一行人，在林邊車站住了好幾天，後來因為站長不肯，只好住到對面的磚窰，幾天之後，到新竹湖口和台北各住了幾天，來到了東部。

剛到東部時，在光復的大富住了半年，說到在那裡的生活，米香阿伯露出了不好意思的笑容說到：「那時候我都去和人家分，有地瓜也好，有米也好，要和人家分，（嘿嘿）講也不怕人笑，沒好吃啊，大陸要吃地瓜也沒有。」乍聽之下，我不太了解什麼叫做「和人家分」，後來才知道是「乞討」的意思。在大富的半年很辛苦。父親、母親在大富幫人家種甘蔗，半年之後，因為當時學田有幾十戶較先來到台灣的大陸親戚，為了彼此照應，選擇了移居學田。米香阿伯形容小時候家裡很窮苦，父親年紀很大，從大陸過來沒有什麼工作可以做，只能做工。當時因為家裡的貧困，米香阿伯一度到別人家做長工，但因為要住在別人家的關係，米香阿伯不習慣，就回來了。

回到學田之後，米香阿伯才開始有唸書的機會。當時，父親以種稻維生；父親過世之後，家計的負擔落在他身上，除了母親之外，還有太太和自己的小孩，一分的地，讓他們得以有米飯可以吃，雖不多但尚可溫飽。不久之後，開始有機會到台北打工賺錢，負責挑水泥。在台北的做工生活，米香阿伯每天早上三點起

床，騎腳踏車到台北橋下等工作，一天三百三十元，對當時的人來說，是很高的價錢；對於自己辛苦的做工生活，更多地「苦」來自於：我專門做苦工，做工不會出頭的啦，「生的孩子不會知道爸爸是多麼辛苦的」——兒子同時成爲了米香阿伯的希望及絕望。米香阿伯到台北工作之後，家裡只剩下老母親、太太和四個小孩，有一年強颱風過後，家的屋頂被颱風掀去，幸好，當時少了米香阿伯的一家老小、婦孺已被接到隔壁阿濱阿公的女婿家。直到做沙石的機器引進之後，米香阿伯才回到學田開始專職務農的生活，利用當時在台北打零工所賺得的錢，向鎮公所買了田地，成爲擁有自己田地的農夫，直到現在，仍以務農維生。

米香阿伯的太太三十幾歲的時候便車禍過世；米香阿伯爲了四個孩子的緣故，就沒有再娶了。說起這段爲了孩子們的犧牲，米香阿伯說：「有什麼用，他們還是一樣沒有用。」二兒子和媳婦一起到外地發展，大兒子國中畢業當完兵，曾跑遠洋漁船十二年未回家，米香阿伯一度以爲他已死掉了。十二年後，米香阿伯等待的大兒子，帶著三十多萬的積蓄回到了家裡，給了米香阿伯五、六萬，又給自己的妹妹五、六萬，大兒子準備將剩下的錢全部給米香阿伯，但年紀大的米香阿伯，不想要再讓兒子離開家：「我年紀大了，我要你在家裡，我不要你這些錢。」但兒子給他的回應卻是：「你想留也留不住我的！」那一個半夜裡大兒子走了，什麼也沒有留下，再次地離開了米香阿伯！之後，米香阿伯的兒子到台中阿姨家從事建築吊磚工作。大兒子因爲喜歡「吃酒」的關係，工作也不做，身體也因此變壞。米香阿伯聽從了建議，希望「媳婦」是可以令兒子改變的方法，但是事情卻並非如此。結婚後，大兒子「吃酒」的習慣依舊，常在酒後打自己的太太。米香阿伯看在眼裡，氣在心裡：「那麼好的老婆，也不知道珍惜。」爲了大兒子娶越南籍的老婆，剛花盡積蓄買田地的米香阿伯只好在村子裡「招會」。米香阿伯招了一班五十萬的互助會，讓大兒子去娶老婆。那時候在村莊招會要請客，米香阿伯請人家辦了一張桌，請了和米香阿伯同會的十一個人，五年後終於把錢還完，但在此同時兒子卻也離婚了。

離婚之後，媳婦去了台中，兒子不久之後，也離開了，只留下他們的兒子，即米香阿伯的孫子。現在七十二歲的米香阿伯照顧著八歲的孫子。爲了孫子，米香阿伯說：「我要吃老一點，不要害到他，以後沒人靠。」孫子問了米香阿伯兩次：「阿公！你以後不在了，我要跟誰。」孫子的疑問，也是米香阿伯的煩惱。面對米香阿伯口中不中用的大兒子，不打算再回來看小孩的越南籍媳婦，米香阿伯也不知道自己「走」了以後，可以把孫子交給誰。

1988年開放探親，阿伯離開大陸四十年之後，首度有機會踏上歸鄉的路途，扣除機票錢，帶著十幾萬回到了大陸。四十幾年沒有見面的時間，地景地貌都起了變化，日思夜想的親人容顏，也變得不一樣了。從中正機場搭機、在香港轉機，到了深圳之後，米香阿伯打電話給姐姐：

「我到了！我下午三點多就到了！我明天會過去喔，今天先在深圳過夜。」
「車子走到了我的村庄，我們就下車，我們十八個人都下來了，認不到，沒有一個人認得到的。我大姐要來帶我，四十幾年沒有回去，根本認不出我大姐，我下車，他就說什麼什麼名字在哪裡，我講我就是啊！」

對於回去大陸的感覺，米香阿伯說完和大姐相認的故事，馬上就接著說：

「後來我去到我堂哥那裡，一進門他就馬上問我帶什麼東西回來，我說我什麼東西都沒有，做哥哥的人，也應該先了解一下叔叔叔母是怎麼過世的，我們又不是不了解這個東西，先問一下，要給錢，也要有一個道理嘛，沒有問什麼東西，就要問錢，誰要給你啊，是不是，什麼都不講，不問，就問錢。」

離開大陸之前，給了每一個親戚幾十塊到幾百塊不等的紅包，辦了幾張桌，請全庄的人一起來吃。回到台灣之後，米香阿伯陸陸續續地寄了幾次錢回家，不管是女兒要唸書卻沒有錢繳學費的弟弟，或是中風的姐姐，只要知道對岸的親人很辛苦，就不辭辛勞地騎著他的野狼機車到台東才有的銀行，將台幣換成美金寄回大陸的「家」。對於留在大陸家人的改變，米香阿伯似乎不太熟悉；住在深圳的弟弟，後來開了建材行，家裡富裕之後，就不再打電話過來了。面對如此多的感嘆，再加上自己的年紀及孫子的牽絆，也許回去大陸的路更加遙遠了，但面對是否還想要回去的問題，米香阿伯用著略顯遺憾但卻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堅定口吻回答：「當然我是想回去啊！想回去看看啦！」最後，米香阿伯說：「來！來去我家吃飯，我不會煮飯，我請你吃飯。」

從抽屜裡翻出的兩本破舊筆記本流露出了米香阿伯的心情，也記錄著他的生命。記錄著台北做苦工的收支，在大陸「不認識」的親人，米香阿伯記下每個人的生日、姓名，稱謂「我姐姐、我弟弟」，是「我」的；大兒子曾在新加坡靠港時打電話回家的日期記錄，也許米香阿伯雖然口中不斷地說：「那個壞傢伙，...，那個壞傢伙，每天吃酒，...。」我卻可以看得出米香阿伯仍舊在等待著兒子的歸來。對兒子的等待就好似在對故鄉的盼望一般，不管多久，等待需要多長，但是，米香阿伯仍舊在等待著。但是兩者——想像中的兒子與想像中的故鄉——似乎都讓米香阿伯在現實當中都落空了。

2. 阿濱阿公

在街旁三合院前的龍眼樹下，我遇見了米香阿伯。距離上次訪談時間，幾個月不見，米香阿伯帶著靦腆的笑容說：「你吃飯了沒？我帶你去阿濱阿公家吃播茶飯。」我來看阿濱阿公前前後後大概有四次了，記得過年的時候我帶著大大的

蘋果來到阿濱阿公家，短短打了聲招呼，告訴阿濱阿公：「我會再來喔！」

在學田村裡，最常吃擂茶飯的就屬阿濱阿公一家。沿著學田村光明路，蜿蜒小路通到底的田邊，就是阿濱阿公的家。老房子是木製的，低矮的屋頂是稻草和泥，屋旁的小菜園是阿濱阿公最常出入的地方。廚房的舊廚櫃及打水機，和老房子一體成形，完美地搭配。客廳裡掛著阿濱阿公和阿濱婆六十週年鑽婚紀念照，華麗的外框，框著樸實的阿濱阿公和阿濱婆。沙發上總是坐著阿濱阿公及來吃擂茶飯的街坊鄰居及親戚們。客廳的紗門似乎無法阻擋外頭的蒼蠅進到屋內，就在阿濱阿公的一揮一打間，開始他自身故事的講述。

阿濱阿公是廣東省上砂縣人，三歲的時候爸爸過世。九歲的時候媽媽帶著他改嫁到另一個村莊裡賣豬肉的人家，在那裡，大家對著他輕蔑地叫著：「老莊！老莊！」阿濱阿公激動地說著：「他們是罵我喔！是罵我喔！」兩天一夜之後，年紀小小的他，孤獨地回到自己的村莊。母親離開了，阿濱阿公曾經戴著大大頂的草帽，自信地走到媽媽嫁去的村莊，想要和母親見一面，但是母親改嫁過去村莊的人卻對著他嘲笑地喊著：上砂來的小子！上砂來的小子！一氣之下，阿濱阿公再也不去找母親了。

當時四叔公叔婆因為沒有兒子的關係，就讓阿濱阿公和他們一同住，當成是他們的兒子。回到四叔公的家，雖然少了嘲笑他的人，但在叔婆的家裡，日子卻更加地辛苦。四叔婆在阿濱阿公的口中是：「好壞的人！心腸很不好！」阿濱阿公激動地說：那時候我才九歲，什麼都要做。叔婆很不好，很討厭我。九歲的阿濱阿公，每天一大早就要去燒蘆葦，將燒盡的灰要一一耙出，還要幫忙看牛割草。睡很晚的嬸嬸一不高興，就拿石頭打他，至今頭上還留下一塊疤痕，那裡再也長不出頭髮。阿濱阿公邊說邊指著後腦勺的傷口。十三歲那一年，阿濱阿公離開了四叔公叔婆，去幫別人看牛，投靠對他最好的三叔公。五年後，阿濱阿公十八歲，開始獨自一人的生活，住在村莊裡的老屋。二十多歲時，阿濱阿公曾經賣過私鹽，一擔鹽就要一百斤，阿濱阿公一肩扛起，因為不用繳稅的關係，所以可以有一些利潤，但是仍要時時防範盜賊的襲擊。自己一個人的生活，很容易簡單。十二年後，阿濱婆嫁給阿濱阿公，阿濱婆形容：「那時嫁過去，只有一個破了大洞的棉被和幾個破爛鍋而已。」

1947年，阿濱阿公三十歲和阿濱婆剛結婚成家。那時候岳父在大陸做生意挑東西賣，也有耕田，因為做生意的關係，「有錢賺」的消息，特別地靈通，岳父聽人家說「台灣很好」，所以決定要過去。阿濱阿公聽了岳父的消息之後，也決定一起啓程到完全陌生的台灣。帶著「過去台灣看看」的心情，田也還沒賣，稻子也還沒割就出發了。內心盤算著，如果「好」就在那邊（台灣）住，「不好」就回來（大陸）。

阿濱阿公連同阿濱婆及岳父一家人，從上砂到了汕頭，爲了等船，一行人在汕頭住了半個月。汕頭的旅舍裡住著很多像阿濱阿公一家人一樣等待離開大陸的人。住一晚旅舍花費一萬元，大部分的盤纏耗費在這半個月裡。那時因爲戰爭通貨膨脹的關係，一包穀子要花費一百萬元；阿濱阿公形容「那時候的煙可是拆開來，一枝一枝賣的。」離開台灣的那一夜，阿濱阿公在汕頭的旅舍裡，遇見了許久未見的母親。同樣要離開大陸，但卻是前往馬來西亞。阿濱阿公成家了，母親也有了另外一個家，汕頭港口的再次相遇，又是另一次的分離。在汕頭的那一夜是母親和阿濱阿公最後的一次見面，碼頭的分離也是永遠的分離。那夜之後，阿濱阿公再也沒有母親的消息，直到四十二年後從家鄉人的口中得知，母親回到大陸過世的消息。半個月後，好不容易等到的船，是專門載貨的燒碳小船，不時「碰！碰！碰！」地響著。在船上的三天三夜裡，沒有什麼可吃的。阿濱阿公用手掌左右搖擺著形容當時小船的搖晃，大部分在船上的人都因此而感到作嘔，「她（阿濱婆）在船裡面嘔吐！我在外面的船上走來走去」阿濱阿公說。

離開大陸時是五月，天氣並不是很冷，來到台灣已是六月底。當時什麼也沒帶，只帶了衣服、兩三個行李，就像逃難一般，包袱整理整理，「擔」著就過來了。在高雄下船之後，從恆春一路開始步行，要步行到台東。在路上遇到了好心人，願意搭載他們。一整個家族，老老少少，搭上一般載貨的「拖拉庫」到了台東，在台東換上「踢頭踢頭」作響的燒煤火車，花了三、四個鐘頭才到了池上，之後步行到學田。阿濱阿公說起那時的生活，「離開那裡來到台灣，剛來的時候，很辛苦，和人家做工啊，很想回去，賺到錢就想回去了，但是三十八年就回不去了。台灣那時候給日本關那麼久，大陸又打，那時這裡沒有一間房子是好的，全部都是茅草屋，到處都是沼泥地，連路都沒有。那些人（說台灣好仲介大家過來的人）都是騙人的嘛，他們只是要錢而已。」剛來到台灣，只能睡別人的壞屋——原住民留下來的「番屋」——壞掉又時常漏水。阿濱阿公形容剛來到富里的生活，「閩南人比我們早到這裡，都會欺負我們。」阿濱阿公激動地說著，「你聽聽看，怎麼可能不打。」當時每家每戶常要到田裡割稻草，不管是蓋屋頂或是餵牛。較晚來的大陸客家人，沒有自己的田地，只好到公有地裡割需要用的稻草。阿濱阿公常在割下稻草，曬乾，準備帶回家時，阿濱阿公口中的閩南人就會出現，用強悍的口氣說「你割的稻草是我的。」阿濱阿公氣憤地說著「他看著你割，都不說話，等你處理好了才說那是他的，就是欺負人就對了。」當時這一村子裡的人就團結起來照割。兩個村莊的人，常因此打了起來。阿濱阿公在女兒的口中是很會忍耐的人，但是還是有忍無可忍的時候。有一次，阿濱阿公一個人背上揹滿了草，準備將草帶回家，隔壁村莊的兩個人追上來拉住阿濱阿公背上的茅草，強壯的阿濱阿公一點也不怕，來一個打一個，其中一個掉進田溝裡，弄得全身都是泥，另一個人則嚇得跑回自己的村莊。

阿濱阿公到達台灣的第五個月，大兒子就誕生了。隨著後續六個孩子接連地誕生，養家活口變得更不容易。阿濱阿公的女兒憶起童年的父親：那時候我爸爸靠自己的雙手做得很勤，很辛苦。七個孩子接連地誕生，再加上阿濱婆身體不好，一家經濟的擔子，就全落在阿濱阿公的身上。一大早四五點，阿濱阿公就先到山上把家裡需要用的蔬菜、蕃薯摘回來；之後，再去田裡幫人家做工——劈柴、種田、割草。阿濱阿公除了家裡要糊口之外，還要應付一個個孩子的需求——將木材切成塊狀，貼上一張紙，就成了孩子們的拖鞋；英美合作的麵粉袋，麵粉吃完之後裁縫加工一下就成了孩子們的短褲。最小的兒子誕生時，阿濱婆心臟不好，沒辦法餵母乳；阿濱阿公每三天就要上山挑一袋地瓜，下山換牛奶給小兒子吃。阿濱阿公的「辛苦」一兒女們及身旁的人都看在眼裡，但卻從未自阿濱阿公口中流露出來。

1988年開放探親，米香阿伯打村子裡的頭陣，第一個回去大陸，在大陸的時候不斷地說著台灣的一切；回到台灣之後，又不斷地說大陸的種種，講到最後聲音都沙啞了。次年，阿濱阿公七十二歲，和村子其他還未回去的大陸鄉親們，一起回大陸家鄉。在中正機場裡，阿濱阿公第一次搭飛機，四十年來第一次返鄉，返鄉期待的心情也許大過了搭飛機的新鮮感。經過香港的轉機，到了深圳轉搭巴士回到鄉下之後，因為鄉下沒有交通公路的關係，到阿濱阿公的村莊還要走一段很長很長的路。回到離開了四十幾年的故鄉，原來的房子都拆光光了，人都都認不出來了，只能靠著口中「我是從台灣來的莊瑞彬」方能找到自己的家人。在街上，阿濱阿公遇到了從小幫他縫衣服的一位阿婆，阿濱阿公驚訝且欣喜地脫口而出「哇！阿婆！你還在啊？都快認不出來了！」那時叔叔嬸嬸已經過世，只剩下堂弟一家人。阿濱阿公驚訝於大陸的生活環境的簡陋。房間裡的棉被，只是用稻子做成的蓆衣，利用稻草來取暖。阿濱阿公馬上買了棉被、鐘、電視等等的家具給堂弟一家人。當阿濱阿公離開家鄉的隔年，台灣非常禁止大陸的消息；而在大陸的家人，也被調查是否有親人前往台灣，而阿濱阿公的家人迫於無奈也只能說，「我不知道他去哪裡了。」家人原本擁有的土地也因為國家政策的關係，土地歸為公有；少了自己的土地，多了一股貧困感。阿濱阿公的返鄉，帶給了家鄉人對台灣的憧憬，但囿於當時國家政策的關係，這樣的憧憬充其量也只能化為內心的想望。除了堂弟一家人，阿濱阿公還和年輕時的一些朋友們見面，「你真是好狗運，給你到了台灣，你真好運！」阿濱阿公的一些朋友，有的在戰爭死去，有的被抓去蒙古關了二十年才回來。看到自己朋友的處境，相較於自己當初來到台灣無法回到家鄉的命運，來到台灣到底是好還是壞，阿濱阿公聳著肩說「誰會知道呢？」

十幾萬的現金，在二十幾天的行程中裡，阿濱阿公除了包給大家的紅包之外，剩下的錢就是花在為祖墳做風水，建祠堂，蓋學校。錢花完了，行程也結束了，就這樣回到了台灣的「家」。回到台灣之後，陸陸續續接到從大陸寄來的信

件。問到信件裡寫些什麼，阿濱阿公說「還能寫什麼！就錢而已。姪兒後來寫信來說要為一些祖先做風水，那些祖先的名字我連聽都沒聽過，他怎麼可能會知道，他只是想說寫愈多我就會寄愈多錢給他。哈哈！」（在場米香阿伯和阿濱阿公同時地大笑）阿濱阿公的女兒試圖要把信件找出來，但阿濱阿公卻在旁邊喊著「什麼信，信都被我丟掉了啦，寫來還會說什麼，他的地址，我都有抄起來。」信都丟了，但「家」在哪裡卻是丟不掉的。回去過兩次之後，阿濱阿公就再也沒有回去了。偶爾透過村裡嫁來的大陸妹回家的時候，托他將一些錢交給在大陸的姪兒。阿濱阿公說因為自己年紀大身體不行的關係，沒有辦法再回去了。

3. 彭爺爺

彭爺爺的家就在蜿蜒的小徑之後，轉入更隱密小道上，三合院的住宅，少了一旁的護龍，取而代之是小小的菜圃，右邊護龍也改建成柴房、車庫還有在前頭的一口井，柴房前散落一地的木柴，門旁、井邊兩隻小狗大聲地對著我狂吠，看著他們脖子上的鐵鍊，讓我放膽地在牠們面前舉起食指放在嘴前，輕聲地對他們說：「噓！～」男主人和女主人在靠近菜園旁的廚房用餐著，面對我這樣的不速之客，兩隻狗的狂吠，吸引了他們的注意力，男主人的女兒出來問我來意「我是東華大學的研究生，我來找...。」女兒說著爸爸在吃飯，要我等一會。坐在三合院的屋簷下，緊鄰廚房外的木椅上，掛在屋簷下的鞦韆在我眼前搖晃著；不久，男主人彭爺爺搖晃著他的身軀從廚房走出來，女主人也同樣地搖晃地搬了一張凳子挨著我的身旁坐下，當我大聲地用台語吼著「阿伯！你是大陸人嗎？」重聽再加上中風的彭爺爺也大聲音地向我吼著「我民國三十五年，十七歲來台灣...。」

起程來台灣是那年的農曆 28 或是 29 日。和其他的移民一樣，在汕頭等了十七、八天的船才來台灣，來台灣的那時候，共產黨還沒有佔據家鄉。在汕頭兩個禮拜的時間，爲了等天公作美，颱風不走，輪船也沒辦法走，現在八十歲的彭爺爺，清楚地說著六十二年前準備離岸的輪船上印著「求安輪」三個大字。在船上的日子，顛簸地讓人吃不下東西，不知坐了多久的船之後，在台灣的基隆下船之後，在那裡住了一晚，阿伯附註地說著「我記得！」一個晚上之後，就來花蓮和爸爸會合。彭爺爺的父親早了幾年來到台灣，在台灣賺了一些錢之後，回了故鄉一趟，又回到台灣，生活穩定之後，拜託朋友接彭爺爺、及彭爺爺的母親、弟弟一同來到台灣，而那時彭爺爺來到台灣的日子時，在父親的家裡，不只是一定要住進彭爺爺及媽媽和弟弟，而還有父親在台灣穩定生活之後所娶的小老婆。說起剛來台灣的生活，彭爺爺大聲地吼著「辛苦都過去了啦！」剛來到台灣，只能種土豆，幫別人做工，父親養了一頭牛，兩兄弟要幫忙看牛還要幫忙挑水。剛開始來台灣的時候，也沒有想太多，只是想著要來和爸爸會合，見面一起過年，一起生活個幾年，但是兩年之後，兩岸的情勢改變，阿伯說著「回去！想是想啊，但沒辦法回去了！來這裡就沒辦法回去了！現在沒有很想回去了啦！」回去，很早以

前就想過了，但是「現在」沒有很想回去了，阿伯強調著。

做工的生活，常常沒有好吃的。回憶起大陸的生活，那裡有田有厝，要來台灣的時候，什麼也沒賣地就來了。在大陸雖然已經過了十七歲，但是彭爺爺卻沒有上過學，讀過書，彭爺爺只是揮著手說「太窮了！」彭爺爺深怕我聽不懂似的，一個字一個字分開地唸給我聽當時他在大陸住的地方「廣、東、省、陸、豐、縣」。當時那裡的生活很窮，窮到沒有米可以煮的時候，常常向地主借錢，一到收成時所有的米都被有錢的地主拿走以抵債，連吃飯都沒有。十七歲的彭爺爺只能上山砍材，綁成一把把賣人賺錢生活。在大陸的生活要做，來到台灣同樣地也還是要做，那時的生活常是「蕃薯頭配蕃薯尾」，通貨膨脹的關係，「(有一陣子)你有錢也不一定可以買得到米」彭爺爺這麼述說著。來台灣四十六年後，1922年與同為大陸移民的鳳林客家親戚，「招大家一同回去」，平時彭爺爺的家裡並不十分富裕，但是基於「想回去看看」的心情。彭奶奶說「那時把家裡的錢都收一收，厝裡等伊回來再賺。」那一年，六十三歲的彭爺爺，在女兒的陪伴下一行人回到了大陸家鄉。好不容易湊足了一些錢回去，能給當地親人的錢也不是那麼地多。從大陸回來，比起對大陸完全陌生充滿新奇的女兒，彭爺爺提起大陸似乎少了那麼一些，而彭爺爺最大的行程就是回去看了一趟祖墳。

左手中風的彭奶奶，和右手中風的彭爺爺，一起坐在木椅上，中間夾了一個篩子的花生，旁邊放著「克寧牛奶」的空罐子；彭奶奶的左手蜷曲靠在他的肚子上，用右手流利地剝著篩子裡的花生；顫抖著右手的彭爺爺，用他的左手同樣地俐落地剝著花生。「炒花生」，是他們兩個人的零食；剝花生也是兩人目前少數幾件能做的事之一。「走路都歪來歪去了，還能做什麼。」彭奶奶說完還是誇讚著她的丈夫「他比我厲害，他還會劈柴。」矮小的彭奶奶嘻嘻地笑著。

彭爺爺和彭奶奶有五個女兒和一個兒子；命中缺少兒子，聽起來像是彭奶奶的一個遺憾，曾另外擁有兩個兒子，一個在三歲的時候，被滾水燙傷，但是沒有錢可以繳醫藥費又付不出訂金的關係，從美國來的醫生拒絕醫治他的兒子，兒子三歲那年離開了這個世界；另一個兒子在臨盆前的一個月，小叔的太太，故意煮了一些藥草，讓彭奶奶流產而現在唯一的兒子和媳婦住在花蓮。彭爺爺和彭奶奶，平常生活起居由他們最小的女兒照顧著。談起過去的彭爺爺，從大陸來到花蓮之後，他們一開始是住鳳林，彭爺爺的媽媽是大老婆，小老婆比較吃香就會欺負大老婆，彭爺爺後來比較有能力之後，就和媽媽自己搬出來住。彭爺爺三十歲那一年，娶了二十歲的彭奶奶，年輕的時候是做版模土木工程。彭家的小女兒，曾嫁到台北新莊一段時間，但後來和丈夫離婚，帶著女兒回到了花蓮，說起為什麼要回來，抽著煙的莉惠只說「剩下我，沒有地方可以去啦！我嫂嫂又不檢點，我哥要我回來盯著他。」曾經回來花蓮幾次，但是不到幾個月又到外地工作。這次回來兩年，沒有再離開過了。學歷不高的莉惠，覺得在鄉下以自己的條件要找

到工作不是那麼地容易，一年前在蝴蝶谷溫泉渡假村當了一年的服務員，但在過年的期間，因為手受傷無法工作的緣故而遭到解職，現在待在家裡照顧中風的爸爸和媽媽。

1992年彭爺爺和四女兒回去大陸，當時莉惠國中剛畢業。對於從大陸回來的爸爸，莉惠只記得爸爸去了一趟祖墳，沒有再對大陸行多說些什麼，同行的姐姐曾對莉惠提起大陸用黃土所蓋的房子，隔音效果特別好；比起自己的想像，他們的環境似乎是好了許多，黑白電視機還演著台灣女性衛生用品的廣告；但每到星期六、日，彭爺爺特別喜歡收看「大陸尋奇」，莉惠表示彭爺爺「超」愛看此一電視節目，沒有人可以和他搶其他頻道。「我是想看現在比較好，還是以前比較好」彭爺爺解釋著自己為什麼那麼愛看「大陸尋奇」的原因（修改好了）。提起大陸的親人，彭爺爺從大陸回來之後，就沒有再和他們聯絡了，不管是寫信，或是打電話；因為彭爺爺的爸爸是獨子的關係，在大陸剩下的親戚也都是較遠親的。在那裡沒有什麼親戚，這麼多年裡，也沒有聯絡，但在去年（2006年），中風的彭爺爺還是在妻子及兒女的面前吵著說：「我想要回去大陸一趟。」面對中風父親如此地要求，「回去他的故鄉啊，畢竟那也是他待了十七年的地方，有生之年還是想回去看看吧！」莉惠說。

4. 阿香婆

中午過後約莫兩點的時間，矮矮胖胖的阿香婆，杵著他的拐杖，從家裡準時來到了雜貨店報到，觀賞正紅八點檔台灣鄉土劇「金色摩天輪」。劇裡的演員大部分以閩南話對話，阿香婆和阿濱婆，雖然對閩南話並不是那麼地了解，但是在多多少少懂一點的情況下，他們仍舊看得津津有味。

「人生就像運轉中的摩天輪，有時高、有時低……」

從大陸來台灣，阿香婆說：我三十二歲來台灣，來這邊六十幾年了，我現在幾歲你算算看，我沒有讀書我不會算，在大陸小女生是沒有唸書的，男生才有書可以讀……

阿香婆在大陸的家裡排行老二，上有一個哥哥，一個姐姐，下有兩個妹妹。阿香婆三十二歲那年和先生還帶了一個大兒子來到了台灣，要來台灣時，叔叔因為沒有小孩的關係，要阿香婆把親生的大女兒留給叔叔當小孩，阿香婆就這樣來到了台灣。那時在大陸很多人都說台灣有多棒多賺，雖然是以探親名義來看先一步來到台灣的姐姐，但是在來的不久之後，就無法回去大陸了。剛到台灣時，先到了花蓮，看了姐姐之後，準備找工作，但是始終找不到，所以只好坐火車下到富里，那時的火車總是剝剝地響著。

剛到富里的頭幾年，阿香婆也是幫別人做工，其中最為頻繁的工作就是到人家家裡幫忙煮飯。提起來到台灣的日子，阿香婆不斷地強調她在大陸家裡的生活，一點也不苦，在大陸還是擁有幾甲地的人家，但是那時田也沒賣，屋也沒賣地就過來了，來到台灣反而是更辛苦。來到台灣之後，又生下兩男兩女。八歲帶過來的兒子，去年工作做堤防時，不慎被大水沖走，離開了阿香婆。阿香婆提到自己的兒子只說：「不要講了，一講到就...。」（接著阿香婆再也講不下去了。）四十年過後，阿香婆等到了回去大陸的機會。阿香婆的二兒子說到當時的情況：「村裡每個來（台灣）的人都想要回去，每個來的人都很思念他的故鄉。」哪一年回去，那一年幾歲，阿香婆都不記得了。回去的第一年，和先生及村裡的一些人一起回去。除了想看看自己無意間離開了四十年的故鄉，更重要的是想看看至今未再見到的親生女兒。

回憶起當時回去的情況：「回去一切都變了，全部都變了。」阿香婆說。除了家鄉改變之外，留在家鄉的人也變了，自己的女兒「不見」了。憶起和女兒一起在大陸的時間：「小的時候，和他的弟弟，兩姐弟一起看牛，大的很勤勞，很會做事。」在阿香婆回去前的一段時間裡，大女兒生了一場病，來不及等到阿香婆見面的腳步就死了。回去的那一段時間裡，盼望了那麼久的見面，面對的卻是這樣的消息，阿香婆說著：「自己生的小孩，根本不敢去看他。」不敢看到自己小孩的死去，阿香婆持續地說著：「我覺得那時候自己很傻，都十二歲了，還不把他帶過來，我不敢再講有關小孩的事了。」

回去大陸的行程裡，阿香婆也和其他人一樣，帶許多錢回大陸，但是在大陸的哥哥卻不敢收阿香婆的錢，只囑咐她：「別再回來了，在台灣你還有很多的親人。」離開了大陸，中間又回去了一次，面對大陸的家鄉，那裡還有阿香婆不是很親的家人，即使不是那麼地熟悉，但那仍是阿香婆說著要回去的理由。對阿香婆來說，也許早已落地生根的台灣，是自己的家，但在靈魂的深處，「家」還是在無法抵達的對岸。當我問起阿香婆家在哪裡，她毫不考慮地回答：「我的「家」在大陸。已經回不去了，因為腳已經不會走了。我很想回去，但是回不去了。」阿香婆確信地回答。

三、期望·祈望

1. 走船人阿寅叔

46 歲的阿寅叔是米香阿伯的大兒子，在吵雜聲中指著牆上的鐘起，對著我說他在船上每天工作超過十五個小時的生活：「抓有魚沒好睡內！」特殊的語言文法結構、不時停頓思考及帶有些微結巴的表達方式，讓我彷彿看見了米香阿伯。阿寅叔 23 歲那一年，原本在梨山採水果包裝，那時認識了跑船的朋友，到高雄開始第一次跑船，但是沒多久船壞了，壞掉的船直接回到台灣；船壞了，工作也沒了。阿寅叔那時身上沒有錢到快要餓死，後來，找到一間船公司，先向公司借錢，身份證讓公司拿去登記報關，24 歲那年，開始了十一年的跑船生涯：「74 年去跑船，我民國 85 年才回來台灣，都沒有回來過內。」停頓思考了一下，阿寅叔突兀地強調：「我不騙你啦！」當我停頓思考他強調的點的同時，阿寅叔說著：「我一進港，就被港警扣走了，他查我這人啊，因為沒有人像我跑船那麼久的啦，都沒有回來啦！」比著自己的肩膀，他說著跑船十一年的生活裡，頭髮因懶得理長超過肩膀；「抓魚最大隻，曾經一次五百公斤」；船一靠港就找小姐，「很多都是新加坡的小姐。」長超過肩膀的頭髮，五百斤的大魚，眾多新加坡的小姐，年輕的歲月——原本這些都有照片存證，但都被米香阿伯丟掉了，只剩下口中的風光。

那麼長的跑船生活裡，阿寅叔只打了兩次電話回台灣的家裡，一次是在巴基斯坦時，公司有一筆三十萬的延期金要滙進戶頭，爲了避免麻煩，直接請公司滙回台灣的家裡。「三十萬而已嘛！」阿寅叔加註地說著這筆「小錢」，爲了確認是否已滙進家裡，他第一次打電話回家：「我問說：收到了？收到了就好。」聽著阿寅叔平淡地說起他打的電話，腦海中卻浮現記錄了米香阿伯記著大陸親人住址、姓名及出生年月日的筆記本中曾出現的一行字「○年○月成寅從巴基斯坦打電話回來」，剎那間讀出那行字所蘊含的意義。另一次在馬達加斯加「我打給我外婆，做夢夢到他，夢到和他聊天，很高興啊，那時候很想他有沒有。」，阿寅叔疑問句式的結尾肯定地表達了當時對外婆的想念。夢到外婆的第二天，阿寅叔很想打電話回家，但是沒有機會，靠港才有辦法打電話。船一出海大約要一個月至一個半月的時間才會進港，當船一進港，岸上早已有針對船員所需的生意人等著他們。阿寅叔一靠港，就向岸上賣菜的借手機打回家，而那也是他唯一可以和家人聯絡的管道。十一年裡阿寅叔在哪裡，米香阿伯不知道，即使接到了電話，那通電話的距離也早已遠得超越了米香阿伯或是外婆所能想像，「那是哪裡？講了也不會知道。」阿寅叔說。

十一年的跑船生涯，一開始「剛要去的時候哭啊，哭不出來啊，想跑也跑沒有路啦，除非你跳下去啦。」提到一開始跑船因不適應而產生的辛苦，阿寅叔想起同他一起的一個船員：「我有一個好朋友，他好像跑船受不了，他受不了又不回家，和船長說，我們船又不可能為了他一個人進港，半夜失蹤，我們知道他不見了，我們還在工作內，聽說他在船尾跳下去。」船尾的螺旋槳會把水「吃」進去，被阿寅叔生動地形容的螺旋槳，兇狠地在我的腦海中吃掉了阿寅叔好朋友的生命，無辜地成爲了殺人兇手。無情的船上生活，無止盡的勞動...。但阿寅叔卻回應：「我沒有受不了啦，我受不了就不會跑到十年了，習慣了還想要再回去，我回來還想要再去。」正詫異他的反應的同時，阿寅叔解釋著十一年的跑船生涯，好不容易爬到二副的位置，回到台灣，和船公司講好，一百萬的籌勞大副的位置，決定再出航。米香阿伯得知打電話罵船公司「不讓我兒子回家」；爲了「不讓兒子再出航」，米香阿伯趁阿寅叔回家拿戶籍謄本登記出關前，把它藏了起來。找不到戶籍謄本，也找不到出海的路：「他不給我去啊！結果就沒有機會了。我再回去拿錢的時候，公司對我印象就很不好了。我說：怎麼呢？他說：你爸爸打電話來。」阿寅叔很想再出海，好不容易脫離下鈎收繩的辛苦船員生活，做到大副就不會累了。但是沒有機會了，那時他很氣自己的爸爸。

聽著阿寅叔的故事，麵店裡一位原住民阿媽在另一端對阿寅叔喊著，

「叻！沒有喝酒，比較像人，那有喝酒就不像人了，不然就睡路邊了！」

「你說什麼屁啦！我不曾睡過路邊，我睡溝仔底，和摩托車一起睡水溝。」說著海上故事的阿寅叔，耳尖地從海上回到了陸地回應著。（阿寅叔和其他村民的互動，讓我印象深刻，也看見了另一個阿寅叔。）

下午三點，看著遠方一片離地撐起的竹架，朱叔叔和我解釋著那是爲了讓蕃茄爬所設的。米香阿伯騎著他的野狼從投票所學田國小裡出來，熄火停車在我們的身旁，雖然身體不舒服還是心急地想看開票，即使時間根本還沒到。政治狂熱的朱叔叔問起阿寅叔是否有去投票。米香阿伯氣憤地說著：「他有身分證嗎？那個健保卡也丟掉，就頭不掉而已。昨天還罵我：幹你娘，我講電話亂打，我繳一千多塊。他就：幹你娘，罵。罵我。」朱叔叔形容他眼中的阿寅叔：「賺錢不拿回家，又要用家裡的東西，喝酒又要發酒瘋，連老爸也敢打，而且不是打一次，打了好幾次，椅子朝你丟喔，不是丟旁邊嚇你，還會拿米香阿伯的頭去撞牆。米香阿伯真的可憐。」朱叔叔生氣地建議米香阿伯去把長途電話給切掉。比起剛剛氣憤的口氣，此時米香阿伯卻用了溫和許多的口氣說到：「我孫子要打給他媽啊！我哪知道他打給誰，亂打，錢是我在農會繳的。」說完，米香阿伯好似吐完了口中的痰一般又發車走了，留下我和早已看爲稀鬆平常的朱叔叔。

2. 孫子阿舜

那天下午，悶熱依舊的夏日，讓人昏昏欲睡，「來福」慵懶地走來走去，一下躺在家門口，一下在馬路上睡著，坐在藤椅上的米香阿伯拉著鐵椅朝著我說：「坐啊！」隨著仲夏的來到，龍眼樹茂盛的枝葉垂掛在阿遠叔叔和米香阿伯家間，而那兒也是除了雜貨店前的木椅圓桌之外，午後大家最常停駐的地方。「很快喔，大陸來台灣也六十多年了。」和米香阿伯同一年來台灣的陸伯伯收起玩笑的笑容，望著遠方嘆道。米香阿伯和陸伯伯的父母親都已經過世了。比起十二歲來台灣的米香阿伯，陸伯伯對於家鄉倒是沒有什麼的印象，但大陸倒是回去了幾次。停頓了一會兒，米香阿伯向我介紹著陸伯伯「他四個兒子，他大學畢業（米香阿伯的特殊語法，雖指的是「他」，但說的是「他兒子」），都在台北工作，在電腦公司上班。」聽著米香阿伯的介紹，卻也聽見米香阿伯對陸伯伯有四位優秀的兒子的感到羨慕。這讓我想起早上我還拿著白紙和筆，寫了英文字母考阿舜，能夠正確回答的他讓我驚訝。米香阿伯馬上鎮靜地回著「他不會寫有什麼用？嗯？他會？真的嗎？」從米香阿伯的反應可以感受到他對阿舜又是一番期待。

第一次見到米香阿伯的孫子在雜貨店前，米香阿伯指著騎腳踏車的阿舜——「他媽媽不在了」，米香阿伯如此形容他那被壞傢伙（兒子）打到離婚的媳婦，阿舜的監護權還屬於媳婦。米香阿伯執意要把孫子帶回學田：「他爸爸每天吃酒，他媽媽都不管的啦！」米香阿伯雖然很氣自己的兒子，但當別人力勸米香阿伯不要讓孫子離開他的媽媽時，米香阿伯激烈地回應：「不行這樣啊，怎麼可以跟媽媽，他（阿濱阿公）很聰明，像我孫子傻傻的，姓別人的姓你什麼都沒有了。」兒子從台中和太太離了婚之後，又回到學田和米香阿伯一起住，米香阿伯：「他和人家說和我不和，現在又要回來住，我不要給他住，又趕不走，看了就討厭死了。」米香阿伯和兒子一起管教孫子，兒子總是隨意地給孫子錢，每天十塊五十塊給他，學校老師請米香阿伯不要這樣給孫子零用錢，但再怎麼講，兒子仍舊不聽。

米香阿伯隔代教養，努力節省要把錢留給孫子，每收割一次的稻作大約能得到十萬元的淨收入，每年兩期的收割，靠著一甲的田地，米香阿伯養活了自己和孫子。米香阿伯爲了這唯一留在身邊的孫子作好了之後的打算，前年請了代書，將自己的七八分田過給他，米香阿伯特地北上花蓮法院辦理特殊的手續，讓這分田在孫子當兵回來成熟之前，沒有任何人可以從孫子手中把田地賣掉，這是米香阿伯對孫子的愛，也是如果將來米香阿伯走了以後，唯一能爲孫子做的事。米香阿伯從過去的父代母職，到現在的祖父代父代母職，面對這些辛苦，米香阿伯只能嘆到：「沒有辦法啊！」孫子來到米香阿伯的身邊大約也三四年了，米香阿伯嘴邊總是叨唸著孫子：「他很牛！很皮！講不聽我就修理他，叫寫功課不聽，叫吃飯不吃，就竹子拿來。」（想起阿舜倔強的臉：「阿公打不會痛啊！」）咳嗽的阿舜，早上阿公才騎著野狼載他去池上看醫生，阿舜有過動症，阿公不時還要帶他北上複診。

沒有母親在身邊，父親又時常工作不在家的阿舜，其實和村子裡的叔叔伯伯都很要好，大家時常笑鬧他，但是，卻是一種對阿舜的憐愛。母親偶爾會回來看看他，帶他到池上吃漢堡、買衣服、玩具，順便和在那裡工作的越南籍朋友見面，那是阿舜最幸福的時候。母親每次回來總是會把只有男人的髒亂的家，從頭到尾每個角落打掃一遍，而這時候阿舜也會陪在母親的身邊幫忙。當母親要離開時，阿舜會哭哭啼啼地要母親別走，那天臨走之前，母親說：「我不會回來了！」米香阿伯推測，應該是因為媽媽要嫁人了。原本在阿伯眼中乖巧的媳婦，也讓米香阿伯失望了：「越南，外國的女生，真慘，自己親骨肉都不要，有什麼用，不看老公，也要看孩子嘛！聰明的小孩，像我阿舜，長大不用去看他媽媽，小的時候就不要了。」每每來到學田，阿舜總是阿姨長阿姨短地透過任何方式地要引起我的注意，曾因此讓我感到不耐。阿賢叔曾對著我說：「我們對阿舜再好，但是他還是就少了一份母愛。」「家」，少了三十年前車禍過世的老婆，四年前離開花蓮的媳婦，米香阿伯努力地要讓生活一切如常，但是總覺得缺少了一樣東西，對兒子或是孫子來說都少了那一樣東西，而這是米香阿伯再怎麼努力，也沒辦法讓他們得到的東西。

那天，米香阿伯扛了一袋米到店舖透過黑貓宅急便服務要寄給宜蘭的女兒。外頭正飄著雨，店舖前的村民，哪兒也不去地坐在圓木桌前閒聊。阿舜找朱叔叔玩猜拳彈耳朵的遊戲玩得盡興；在旁將一切看在眼裡的米香阿伯，因為吃太多檳榔，嘴巴已纖維化無法張太開，但仍舊看著孫子笑得合不攏嘴。那是我兩年來回學田數十次都沒有看過的滿足的笑容。昨天才因為吃飯時間找不到人，洗完澡又跑出去玩淋雨，被阿公用竹子修理的阿舜，突然拉起我的手說：「我們回家去打掃，你會幫忙嗎？你會嗎？」我訝異一個小學三年級的小男孩主動打掃家裡。我好奇地跟了回去，阿舜自顧自地拿起了掃把，順手遞給我一枝，邊掃邊對著我說：「家裡很髒！阿公還是一樣髒，平常都我在掃地，阿公都沒有幫忙。」阿舜的熟練讓我很詫異。看他小小的身軀，熟練地穿梭在家裡，把客廳裡的拖鞋放在前廊下，掃地、拖地；到廁所拉起長長的水管，沖水、刷馬桶、刷地。在櫥房裡，阿舜拿出櫥櫃裡的洗劑，要我幫忙噴在油膩膩的排油煙機上。

「真的要這樣洗嗎？」我用狐疑的眼光看著阿舜。

「媽媽回來會打掃，我會幫忙，我就知道怎麼打掃。」

「阿舜！你會想媽媽嗎？你會偷哭嗎？」我殘忍地問。

「會啊！我會想媽媽啊！」阿舜回答但又馬上倔強地反應：「誰會哭，誰和你講的，誰會哭。」

天真的阿舜不知道小朋友最討厭的「家事」卻是他「想念媽媽」的一種方式。

中午，米香阿伯從店舖帶了一把葱回來，我不經意地隨口問到：「阿伯！你

煮喔？」米香阿伯理所當然地回答：「嘿啊！不然誰煮！隨便吃一吃！」米香阿伯在碗裡打了幾顆蛋，灑下蔥花，不久，起鍋。從電鍋裡端出昨天在外頭打包回來的菜，再配上電鍋裡的隔夜飯。這是米香阿伯、阿舜及我的午餐。阿舜看著有點變黃的隔夜飯說著：「噁！髒髒的！我不要吃飯，我吃菜就好了。」那一餐任誰勸他，他都不願意吃一口「他覺得髒髒」的飯。米香阿伯催促著我：「小姐！自己裝啊！要吃飽啊！沒有什麼菜。」阿舜在一旁夾著菜，提醒米香阿伯如果把菜全吃完，要給他十元；米香阿伯吃著飯回道：「存屁啊！」

「哼！存一百萬才不要給你，我現在已經存三百了！」阿舜不服氣地回應著。

「……」米香阿伯並沒有多說話。我一邊扒著碗裡頭的飯，一邊仔細地盯著米香阿伯爬滿皺紋的臉。

吃完飯，外頭的雨已漸漸地停歇，我坐在前廊下寫著田野筆記。雲層厚厚地掛在天上，似乎是在告訴我們，雨不會就此善罷干休的。阿舜從客廳裡出來和我說阿公在睡午覺，拖著我的手，他要帶我去看阿公種田放水的地方。走到田邊小徑，鄰舍的狗跑出來對著我吠叫，阿舜回頭安撫我順便叮嚀著身旁的玩伴：「那狗被綁住了，你不要怕。走慢點，等『我的』阿姨來。」站在田埂上，環視一片還沒發穗的綠油油田地，這裡就是米香阿伯和孫子賴以為生的工具。米香阿伯曾提過種稻的農作生活一年大概賺一、二十萬，大約要五、六萬塊的本錢用在打藥、肥料、秧苗等成本上。問起米香阿伯這樣的生活，米香阿伯只是淡淡地說：「老了很辛苦！」

田中的農民，頭上戴著頭巾，汗衫背心，雨鞋，肩上背著用麻繩繫著的紅色塑膠桶，裡面裝滿了肥料，來回地在田裡灑著，從桶子裡拿出一把又一把的肥料，在空中畫出一個弧形，將肥料灑在還在等待著發穗的稻子裡，沈重的腳步田裡來回地拔起、踏下。學田村被大片的稻田所圍繞著，在這裡大部分的居民都是務農為生，往北一點另有一群農民，拿著桶子，來回地在田裡巡視，尋找插秧機所沒有插到或是秧苗已經死去的地方，手中拿著小小的鐵器工具，把含著土的秧苗「補」插在田裡，一塊小小的田卻有三、四個人來回地在前巡視著，雖然有插秧機可以省去很多辛苦，但是補插卻不是機器能做到的，只見幾位農民，來回地仔細巡視著，從遠方看去，就好似大家在尋找掉在田裡的寶物，仔細地巡視之後，把空缺的部分都填滿。

我和阿舜一高一矮地站在田埂上，他懂什麼似地和我說著：「阿公也很辛苦，之前搬秧苗，有農藥都會吐，我幫忙搬也會吐，有些插秧插不到，都是阿公自己來用。」

「你怎麼知道？」我下意識地問。

「我當然知道啊，阿公每天都去田裡工作，都帶一個很重的東西，我有去幫忙啊，我會乖乖。」阿舜彷彿知道阿公是他現在唯一的依靠。

3. 普渡

門前的「龍眼樹」據說是米香阿伯十三歲那一年種的，雖然現在是種在隔壁阿遠叔的家，但朱叔叔也記憶著這棵樹是米香阿伯種的，只是因為老房子改建的時候，版模師傅為求方便把龍眼樹留在隔壁的阿遠叔家。米香阿伯從西側的倉庫裡扛出大約四公尺長的竹竿，竹竿的頂端被剖開，中間夾了一樹枝，留出一個縫隙。伸長的竹竿，朝龍眼樹上，夾住結出纍纍果實的枝子，然後稍微使勁一轉，就可以將龍眼連枝帶葉的扭下來。米香阿伯扭了幾次，龍眼就這麼應聲落地，散落四方，一叢叢龍眼的落下，吸引了小朋友一群又一群的撿拾。

龍眼樹下的小朋友隨著鼓聲，有節奏地敲著鑼和鈸，男孩們敲得汗流夾背，一旁較小的男孩看著他們的敲打不知道是羨慕還是只別的心情，突然停下來的一陣安靜，那樣的突然，好似連風吹過的聲音都變得清楚：你跟著他（鼓手）的右手敲。榕樹下的大叔和男孩說著且順手將他手中示範的鑼，交在我的手中，也和說了同樣的話，當我順手接過他手中的鑼的同時，從大鼓手手中所噴出的「咚！咚！咚！」讓我和男孩們不自覺地也跟著猛力地敲起手中的鑼和鈸。好一陣子過去（五分鐘），我的手已不自覺地酸了起來，也開始擔心著不知我要敲著這敲多久，畢竟我不是為了這聲響而來的，又一陣子過去了，最後我的鑼，被我的不耐所逼著，那只鑼交在誰身上去了，我一點也想不起來，我只記得，那個在學田的下午，我壞掉的排氣管的摩托車聲，在學田村裡不再是最突兀的了。我悄聲地問著隔壁矮了我一個頭的敲鑼男孩：「你怎麼這麼厲害？」朝著我的耳朵他聲喊著：「我阿公逼我來的。」

在眾多男孩裡，阿舜看著我：「阿姨！你怎麼又來了！」幾天前的一通電話，阿舜在電話那一端說著「我爸爸回來了，阿公不在，他今天早上在吐，他咳嗽咳到吐。」不舒服的米香阿伯，坐在龍眼樹下的藤椅上看到我：「怎麼那麼久沒有來？」虛弱地回答著我，今天早上他才自己騎著他的野狼去池上打針，但是肚子還是一樣地脹，一點都沒有好轉。為了讓阿伯可以好好休息，我離開了那裡。雜貨店前同樣地聚集著人們，但是今天比往常又多了一點，大家看似平常地在聊著天，但其實大家都在等著晚上的「普渡」。阿濱阿公的兒子阿賢叔從隔壁的麵店裡衝出來，把我拎了進去說「進去玩一下啦。」麵店裡坐著一些我平常熟悉的面孔，但也坐著我不是那麼熟悉的閩南人及原住民，不管我熟悉不熟悉，他們都同樣地吃著他們最熟悉不過的零食——檳榔，喝著他們所熟悉的飲料——威士比。

農曆七月七日學田村每年普渡的日子，當年因為蝗蟲害，全村齊心一起向鬼神敬拜，盼望農作可以有更好的收成。而蝗蟲害也在普渡之後真的有減少，從此之後，大家習慣在牛郎和織女見面的這天，普渡眾鬼神。從小在學田長大已經

是兩個兒子爸爸的朱叔叔，一早就來幫忙打掃：「每年的七夕情人節，我都是這樣過的。」

從早上開始，天上的雲層就特別地厚，從北往南，到了學田村就好像往烏雲裡騎一般，毛毛的陣陣細雨，隨著進入學田，雨勢漸大。平常村民走來走去的光明路，也因為下雨的關係，大家都躲到店舖的圓桌前。在店舖對面米香阿伯家的稻埕上，下午兩點，就有人在搭舞台，為待會作戲準備。五顏六色的舞台正對著大家坐著聊天的店舖。「新南洲掌中劇團」七個字掛在舞台的正上方，舞台的正下方，大大地寫出主演者的名字，兩旁的柱子則「畫」上了手機號碼，及室內電話。提醒大家下次如果還需要，可以透過兩旁柱子上的電話，連絡舞台上劇團裡下方的主演者，必將樂意之至再次為您服務。

旁邊「富里鄉學田村菓菜共同運銷集貨場」早已廢棄不使用，卻是每年普渡的場地，房子的四角都被小鳥給築了巢，但早已「鳥去巢空」，生鏽鐵門的捲動，發出刺耳的聲音之後，壓壞了門上的巢，一根根細小稻草如同雪花般掉在村民的頭上。稻草製成的掃把隨著朱叔叔手的揮動，在地上揚起陣陣濃厚的灰塵，空氣中瀰漫的白煙，讓我感到害怕。水泥地清掃乾淨以後，將普渡需用的桌子，擺放整齊，以供待會大家擺放祭品。而隔著一條小路的掌中劇團即將開演，今天主演的戲碼是包公奇案——鏹陳世美，忘恩負義的陳世美，功成名就之後，就忘了陪著自己一路往上爬的老母親和糟糠之妻，甚至要將他們害死，最後他的惡形惡狀都被發現，包公將之處以死刑。一齣耳熟能詳的戲碼，當高分貝的背景音樂從喇叭中流露出來，當我驚訝地問著朱叔叔：「怎麼用台語？誰聽得懂？」朱叔叔只是揮著他的手說：「啊！沒關係啦！有聲音就好了啦！」店舖前的觀眾席，大家或聊天，或目不轉睛地「發呆」，大家似乎對這戲沒什麼多大的興趣。仔細想想也對，這布袋戲本就是為了「酬神」，不是為了「娛人」。

兩個小時多的劇碼，總算演完，已是下午四點多的時間，道士來到現場，開始佈置今天晚上普渡法事所需用的一切道具。門旁貼著的紅紙寫著「消災解厄共善共願 慈恩加被庇佑眾生 祈蒙好兄弟及眾神」，為此目的而進行普渡，全體村民樂捐緣金排排羅列在旁。學田村分為四個部分，學田國小以北的光明路稱為學校前農場，以南則是學校後農場，而另外就是靠山下的居民稱為山下，再南一些較靠近省道的部分稱為鐵軌尾。每次普渡會選出一位爐主，再由爐主指定一位副爐主，及四位總幹事。爐主負責一切普渡需要總處理的事宜，而四位總幹事則分至學田村的四個區域，挨家挨戶收取樂捐緣金，樂捐金從一百元到五百元不等。待道士佈置好，樂器安放好，從學田村各個角落前來的村民，也陸續帶著牲品祭品前來等待七點的普渡儀式開始。問起一位村民阿婆祭品有特別要準備哪些東西，矮小的阿婆指著他帶來的幾樣祭品說著：「隨便！看你想吃什麼就準備什麼。」普渡儀式即將開始，大家在現場或站或坐的群聚著聊天，小朋友彼此追逐

玩著遊戲。

七點開始的普渡儀式，奉請了村裡各個角落的眾鬼神——城隍爺、普渡公、五方地福德正神、山神七地龍神及請召境中無祀男女孤魂等眾。下了一整個早上的大雨，普渡開始前，雨勢漸漸小去，一位熱心的阿姨走到我身旁說：「每年都這樣，因為晚上牛郎和織女要見面，就不會下雨。」雖不是足以令人相信的科學理由，但美麗迷人的傳說與神話，就這樣持續地被想像且傳承下來了！道士的頌經加上唸唸，電子琴，鑼，鈸的聲音齊聲作響，讓在場對話變得困難，靠在耳邊的大吼，方能聽見對方所要傳達的訊息。

普渡眾鬼神，除了布袋戲的表演之後，另外還會放電影。在空地上架起白色布幕，村民攜老扶幼拿出家中的板凳，露天的電影院就在店舖前上演。布幕的正前方，直挺挺地站了一根電線杆，高掛在上的燈光，原本是為了便民保障在夜晚行走的安全，但此時卻讓黑暗中的投影，變得不順利。米香阿伯隨即拿出摘龍眼的長竹竿將店舖提供的紙箱，為路燈帶上帽子，遮蔽從中照射出來的燈光。「蚊子電影院」順利開演。下午村民討論晚上可能的演出戲碼無非就是「梁山伯與祝英台」、非洲黑人歷蘇系列之「上帝也瘋狂」、成龍武打之「警察故事」，讓我不免大失所望，和阿南叔叔開玩笑地計劃著，要去百事達租借最近口碑不錯的「蝙蝠俠4之黑暗騎士」。但出乎意料之外地，上映的劇碼居然是前年的賀歲功夫片「霍元甲」，由功夫巨星李連杰主演，敘說霍元甲如何在人生中體會到武功的真諦，卻在最後一場中日對決，日本鬼子的勝之不武，讓堅持到底卻被毒死的霍元甲，獲得全場一致的掌聲。電影上映後，比起下午的「包公奇案之陳世美案」吸引了更多村民觀看。

道士的頌經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小朋友和婆婆媽媽阿姨們開始聚集在普渡桌旁，在前的頌經道士抓起準備好一把又一把的糖果和零錢，朝空中灑去；不小心我被擠到場中，無心參與在這場糖果與零錢的激烈搶奪中，卻又深怕被錢幣擊中，也只好和旁邊的婆婆媽媽阿姨們一樣，聚精會神地注意從道士手中所飛出來的任何東西。待普渡法會結束，即將進行下屆爐主的決定儀式，爐主的誕生，並非來自村民的選拔，而是道士在作完法事之後，由上一屆爐主按照樂捐的名單，一一地進行擲筊，擲到最多的聖筊的即為下屆爐主。擲筊進行前，一位村民悄聲地到幫忙撿筊的朱叔叔身旁問起是否可以幫忙，當我正納悶這只不過是機率的問題，除了「神力」之外，似乎沒有「人力」能夠介入。但朱叔叔卻在他身旁扮了幾次擲筊的姿勢，讓我不解到底是什麼訣竅，想問清楚的同時，儀式開始了。村民們團團圍住這屆爐主，一位村民在旁將捐獻金錢的村民一一地唱名：某某某一次，某某某兩次……。兩位總幹事負責撿拾丟在地下的筊，交由爐主一次又一次地擲。

隨著新爐主的誕生，普渡儀式也將告結束，蜂炮被點燃「咻咻咻碰」一支一支地飛上天，寫著「農曆七月初七普祭 祈求學田村民 全境平安」的天燈，在村民團團圍住之下點燃，熱空氣讓天燈緩緩升向高空，起飛的剎那，天真的小朋友，又跳又叫地歡呼著，表達村民的願望帶給天上的神明。

不知道天上的神明是否知道。

四、「我的心肝寶貝，我的狗」

有時，你會覺得，離別就像遺棄，
對被拋棄在後面的人和城鎮來說，
那簡直就是一場無情的審判。

——奈波爾《大河灣》

我的摩托車排氣管，依舊轟隆隆大聲作響，讓我的出現好不自在。在轉進學田的彎路上，我緊張擔心的感覺依舊，不知將自己如何放在田野居民相處中的不自在感，持續縈繞在我心，在我處理著這些複雜瑣碎情緒的當下，摩托車的過彎，隨之出現在我眼前是「敬悼 莊媽彭老夫人」的花圈沿著進入阿濱阿公家的小路，一個接一個地排放著，而我腦筋突然地一片空白。雜貨店的客家舖娘老闆娘，一如往常地以「你又來啦？」和我打招呼，接著用輕鬆的口吻說阿濱婆已經過世大約十天的消息，「要不要去上個香？你會怕嗎？」我心想，怕嗎？當然怕，怕不知道該如何反應，連對著最熟悉的阿賢叔要說什麼我一句也吐不出來，更不用說對阿濱婆來說最親的阿濱阿公了。

走進蜿蜒的小徑，那短短兩分鐘可走完的小路，我卻走得像個老人似的遲疑蹣跚，當我一步一步走近那平常最常走動的房子。屋前搭起的布棚，早已有一群群來幫忙的左鄰右舍，或熟悉或不熟悉的每雙眼神盯著我的到來，我早預料到這畫面，但這一切還是非我所能馬上反應，找到熟悉的朱叔叔身影，壓低聲音地喊著：「叔叔！我要幫阿婆上香。」靈堂就設在阿濱阿公家門口旁的走廊上，阿濱婆的照片就大大地掛在靈堂的正中央，在照片的兩側有金童玉女的人偶陪伴著。在屋簷下的單人沙發椅上，我看見阿公一個人坐著。記得上次來的時候，阿公阿婆就是帶著小板凳坐在那兒挑著晚餐要煮的蕃薯葉，那時我問阿濱婆：「是誰煮飯？」她帶著莫名奇妙又充滿力氣的聲音回答我：「誰也都會煮！」那只不過是三個月前的事。

朱叔叔帶著我到阿婆的靈堂前，點了一枝香給我之後，就站在我身旁唸唸有詞，連我的名字都不記得的朱叔叔，不知道是怎麼和阿婆介紹我的，也許是唸著：「在花蓮讀大學的小妹妹來了！」我猜想著！這是阿婆對我的認識也是對我的稱呼。上完香，我尷尬的不知如何是好，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平常我的萬用武器——微笑，在這樣的場合似乎「非常」地不管用，但是卻見到阿公從靈堂旁掛著上寫「慈制」兩字紅布的客廳中走出，阿公給了我一個微笑，對著我說：「你來啦！」平常放在客廳的椅子，都被搬到搭了布棚的廣場上給前來悼唁的親朋好友

坐，阿公像往常一樣招呼著我坐下，親切地問我要不要喝茶。坐在阿公的身旁，還在平撫著我不知如何安置的情緒，平常很照顧我的阿姨在阿公和我的面前走過，我低聲禮貌性地喊「阿姨！」阿姨看了我一眼之後，冷漠地在我面前走過；我心頭一驚，正思考著這是所謂「服喪者的沈默」，又或者是此時我的「出現」不恰當，坐在我身旁最需要安慰的阿公卻在同時，用他認為我應該比起客家話更易於了解的生硬台語對著我說：「啊！她很忙啊！（閩）」，為我的不安解釋著這突如其來的冷漠。

我坐在椅子上感到極度不安，不敢在這個場合裡像往常一樣，東家常西家短地透過有意無意地聊天遮掩著我做為研究者身份的突兀。我沈默地待在阿公的沈默旁，我忘了曾經看過的「服喪者的沈默」是什麼，但我能夠體會在那個時空裡，沈默在此時變得再自然不過。前來幫忙的左鄰右舍在我的眼前忙碌地走來走去，阿濱阿公從台灣各地回來的家人，散坐在家裡或是布棚底下。阿賢叔前來告訴我星期一阿婆就要出殯了。朱叔叔走到我身邊坐下特別地叮嚀著我：「妹妹，現在治喪期間就不要再和阿公談論阿婆的事情了啊！阿公會難過！」在美國的阿南叔好不容易訂到暑期旺季機票，總算在阿婆火化前得以趕回來見最後一面，而原本訂在明天的出殯日期，也為了阿南叔叔能夠趕回來送阿濱婆而往後延。各地的子女趕著回來送阿濱婆，阿濱阿公坐在我身旁，突如其來地問我：「阿國有回來，你有看到嗎？」阿國是阿濱阿公的長孫，曾經就讀過東華大學。我邊回答「有」的同時，瞥見阿公眼角有淚水問著：「阿公你目珠會流水啊？（客）」阿公拿出他那白色地圖的手帕擦拭著眼角說著：「會喔！日頭很炎就會，涼涼就不會！（客）」

那個午後，很炎熱。



在布棚的前頭，還有一大群的街坊鄰居，男的女的，都在幫忙揉糝粿，糝粿是用再來米洗好，加水磨成漿之後，將米水裝在白布袋中，再用由木棍、板凳用繩子綁住，將裝有米水的白布袋夾於其中，將其中的米水瀘出，剩下米渣，每二十分鐘就將其翻轉一次，易米水瀘出，不斷地翻轉四五次之後，放隔夜，再將米渣揉開，用米渣的一小部分，拍成扁平狀，加入滾水中煮成板狀，再放回米渣中再揉開，揉勻之後，放入水中煮，即成為客家的糝粿。一道一道的工，一道一道的手續，我站在旁邊只能傻傻地看著，什麼忙也幫不上，而前來幫忙的村民，每個人卻都好像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忙碌著。

從村子裡來幫忙婦女們坐在屋子旁空地的草席上，這裡原本是曬衣場，也是往原本雞舍和豬寮的通道，而後面的豬寮已變成儲藏室，兩隻老母雞在地上跑著或者臥在為她們準備的下蛋竹籃裡；這兩隻老母雞專為了下蛋而養的，我曾在晚

餐前，看著阿公從老母雞的籃子裡撈出溫熱新鮮的雞蛋做晚餐，絲瓜棚連接著雞舍和房子，棚上掛著一個超大的絲瓜，指著那個大絲瓜，阿公說那是為了留種用的。而婆婆媽媽阿姨們就坐在棚下旁一塊舖著草席的小空地上，忙碌地趕工著明後天要用的喪服，中飯過後回家睡完午覺，又趕快回到這裡趕工縫縫補補。

因為阿濱婆有七個兒女，還有孫兒女及曾孫兒女，另外就是住在附近兩個弟弟的一家人，所以要做的喪服繁多，只見阿姨們拿著訃文，一個一個地詢問是否會回來悼唁，深怕漏了一件。兒子的喪服是最麻煩的部分，麻衣用粗糙的麻布做，說是麻布有些牽強，倒不如說是細繩所編織成的網子（我深深地如此以為），而頭上的帽子必須上山採摘從前蓋房子用的茅草，編織成像頭盔一像的骨架，用編好的茅草先估量一下大概的頭形，繞一個圈之後，再往上繞跨過頭綁成一個半十架，剩餘的茅草尾巴留在後面，再沿此頭盔形狀，縫上白布，而手中拿的孝棒，由粗樹枝上綁藍色紅色及麻布各一塊包覆住。這些喪服所需用的布料則是早先時候布行送來的。而女兒的部分，布料是黃色的細麻布裁剪縫製而成，衣服則是剪九尺長布對折之後中間剪開，兩旁往上縫，只剩下左右各一個洞，成為袖子，在穿著的時候，再用一條細麻布從腰部的部分綁起來；帽子則將細長的麻布對折之後，將一邊完全縫合，打開，即成類似角錐形的帽子。另外其他的喪服，也依輩份的不同及親疏關係不等，而有不同的顏色及布料的縫補。最特別的就是阿濱婆的兩個小曾孫是用藍色的麻布，比起子女或是孫子女們的喪服，雖說仍是深黯了一點，但是深藍色的布料比起麻布算是較鮮豔了一些，記得阿婆過世的時候，曾曾孫子們穿的是大紅色的喪服，特別的鮮豔，也代表了福氣。

一邊縫著喪服，婆婆媽媽阿姨們解釋著，縫補喪服是「重孝」，過去的人穿著麻衣喪服直到七七，也就是親人過世之後七七四十九天，才能將喪服處理掉，但是現代人為了省去麻煩，出殯完就將麻衣喪服燒光。我蹲在草席旁，鼓起勇氣問：「我可以幫忙嗎？」正在裁分布料的阿姨，俐落地撕著布匹，回答：「不用了啦！」當下沮喪地心想：「也對！我搞不清楚狀況，能做什麼呢？」就當「格格不入」之感更加朝我襲來的同時，「穿針」解救了我。比起昏花目珠的婆婆媽媽阿姨們，將線頭放進比平常大三倍的針頭裡，對我來說，似乎是輕而易舉的事。而在我將整個保麗龍方塊上扎滿穿了長長白線的針頭之後，我終於被認可具備幫忙的能力。我細心地縫補著孫子輩的孝帽，盡心地維持縫線的平直，紮實地下針回針打結。一頂接著一頂，雖然中間數度被提醒：「可以『大』針一點！可以再『大』針一點！」但當我手裡的針線穿梭在麻布中，我的心卻隨著針線的來回穿梭而安心。煮飯時幫忙推南瓜絲，我將拿在手中大片大片的南瓜，使勁地在挫刀上來回地推著，直到它變為如同印章一般大小。在屋旁的鐵架上，我燒著要給阿濱婆的金紙，飄忽的風向，時常將烈火所產生的熊熊熱氣迎面撲向我，悶熱感隨著我將手中的紙錢，一疊疊捏皺放進火堆時愈加產生，但卻讓我在整幅哀傷的圖像中找到一個小角落隱藏我的突兀、不自在。

從美國趕回來奔喪的阿南叔，從瑪莉蘭州飛東岸，再回到台灣，這一趟複雜的心情，讓十八個小時特別地難挨。昨天晚上，阿南叔叔終於千里迢迢抵達台灣，今早再轉搭自強號火車回到東部鄉下的「家」。一進家門，阿南叔叔的姐姐，對著阿南叔哭著說：「回來就沒有媽媽好看了！」而看見好不容易才回到台灣的阿南叔，阿濱阿公和阿南叔，抱在一起放聲哭了出來。這幾天在喪禮的現場，除了沈默，我很少透過眼淚感受到哀傷；但此時，面對已逝的母親，阿濱阿公父子倆相擁落淚。隔壁的阿姨對著我說：「我看得心都酸了。」

棺木在下午的時刻來到家門口，道士隨即進行迎棺的儀式，哀傷的眼淚直到此時才又再度地被釋放，子女們輪流拿起道士手中的冥紙繞行擦拭著棺木，擦拭棺木的冥紙隨著繞行結束，片片落在架高棺木的地上，這是最後唯一能幫阿濱婆做的事。媳婦和女兒放聲的哭泣，讓在旁邊看的村民們也忍不住落下了眼淚。超渡法事在晚餐之後進行，法師唸著長又長沒人了解的經文，偶爾照著訃文宣讀家裡子孫名字的時候，我才多多少少能夠聽懂他在說什麼。阿婆嫁給阿公六十幾年，阿婆這次走了，村莊裡的村民都趕來幫忙，煮菜的阿姨坐在我身旁：「阿婆算『好走』的了，他面容很慈祥，阿婆是好命的，阿公很疼她。」法事進行中，阿公時而進進出出的走著，時而坐在大家為他準備的沙發椅上，在送阿婆走的路上，阿公只能靜靜地坐著、看著。

「目蓮救母」的劇情在布棚下上演著，目蓮為了救母親而悲傷放聲大哭時，阿姨紅了眼眶，手左右擦拭著，要阻止眼淚的滑落，但終究落下了。接著要陪「阿濱婆」過奈何橋，大家把手裡的錢幣不斷朝用布匹拉成的橋上丟，賄賂在前把關的鬼神，繞了幾回又幾回之後，「奈何橋」總算象徵性地走過了，孝男孝女也得以休息，滿身是汗的阿賢叔，走向我們，坐在身旁的阿姨問起阿賢叔：「你很熱啊？」阿賢叔回答：「緊張，過橋很緊張。」總是幽默的阿賢叔在這樣的場合，也惹得鄰居阿姨發笑。過不久最後一場道別的法事開始，帶著面具挑著扁擔的法師，從麥克風傳出的聲音，訴說著孝子悲傷向母親道別的心情。剛才開著玩笑說自己過橋緊張的阿賢叔，跪在底下，此時偌大的身軀顫抖著，喪服雖然遮住了他的面容，但當法師請大家站起來的那一刻，阿賢叔趕緊用手擦去他強忍卻又不斷落下的淚水。

法事在前面進行著，村民坐在旁邊的布棚下，有人靜默地看著前方，或是在鑼鈸唢呐交雜聲音之下，吃力地聊著天，或是逗弄著跑來跑去的小孩。住在對面的阿姨，拿了個板凳坐在我身旁，斷斷續續地和我聊著阿濱阿公一家人的故事：阿濱婆以前嫁過一個不是很好的老公，一段時間之後，夫家允許她離開，她就離開前一任的丈夫，嫁給了阿濱阿公；六十年的婚姻裡，阿濱阿公疼老婆是出了名的，阿濱婆身體較虛弱，所以家裡的生計都靠阿濱阿公一肩扛起，阿姨強調：「他

們家那時候很窮、很苦喔！那時候他都沒有地！」全部的生計都靠阿濱阿公和人做工而來，年輕的阿濱阿公很有力氣，可以扛起兩百斤的東西都沒有問題，生阿賢叔的時候，阿濱婆身體不好，貧血讓虛弱的身體沒有辦法餵奶，阿濱阿公必須上山揀很多很多的柴，才能換一罐牛奶，兩三天吃完之後，又要再上山才夠吃。雖說如此折騰，但最小的兒子——阿賢叔，卻讓阿濱婆時常掛在嘴邊：「他是我的心肝寶貝，我的狗⁶。」

阿濱婆的超渡法事結束之後，大概晚上十點多一些的時間，回到米香阿伯的家，屋內只剩神壇上的小燈是亮著，「安靜無聲」顯示大家已經休息。只是十點的時間，我透過小窗戶望向屋外寂靜的學田村，想起過去在鄉下的日子；這樣的安靜，不可多得地讓我回憶過去的幸福。我心裡想著，是不是我多做一點，在這樣情境中我對自身角色的安置可以自在些，我努力著，但我在尋找什麼？也許是研究者身份之外，另一種情感上特別的認同，以此讓我能夠找回那點和早已逝去阿公相處的時間，我努力地做著，我想要和阿濱阿公多說一句話，也想要阿濱阿公對著我多說一句「客家話」，這些多一點，也許只是讓我得以彌補或尋找，我那些遺憾的過去。



起了個清早，我自認的「清早」。

過去時候，往生者的家屬，早晨起床在雞還沒有啼之前要先為過世的親人哀哭一陣，若讓雞先啼了，表示往生者的靈魂早已遠去。雞什麼時候會啼，我六點多才起床，根本不知道雞早已在什麼時候啼的。現在雖沒有這樣的習俗，但我總是在其他村民的腳步聲中醒來。原先帶來的「紅」色運動外套，在清晨充滿哀傷的冷空氣裡顯然不合宜而火「紅」不起來；雲層厚厚地掛在天上，冷冽的空氣，讓我忍不住打了個哆嗦。雜貨店前的阿婆向我解釋著，今天早上六點多的一場大雨，才讓前幾天酷熱的天氣變得異常地冷。六點多從米香阿伯家出來，運棺車早已在村子裡的路上等著送阿濱婆一程。被我吵醒的阿舜，翻身醒來，本來還想繼續睡的他，看著時鐘六點四十五分，嚇得大叫：「我遲到了！」我心想現在放暑假，哪來的遲到。翻個身趕快下床，邊走邊說：「我不用吃早餐，我要去打鼓。」什麼鼓啊？阿舜回答：「就是去打鼓送姑婆啊。」

走到喪禮現場，大家忙著，我以為又要準備吃飯了，但是這一頓早已是大家用完，準備收拾的時候。站在隔壁的叔叔，催著我：「快吃！快吃！你快吃！」我不好意思地揮著手表示：「不用了，我真的不餓。」（在那樣的場合裡，任誰也

⁶ 阿南叔叔解釋，客家話的俚語，「我的狗！我的狗！」其實就是指著人，代表他是自己的「心肝寶貝」的意思。

不敢吃吧！)和阿舜一起慢步走進阿濱阿公家，沿路早就站滿了來幫忙的人。從裡面走出來的阿累叔叔，對著阿舜說：「你穿這樣喔！趕快回去穿漂亮一點，去穿布鞋，要去送姑婆！」聽到阿累叔叔大聲地對阿舜這樣說著，我不自覺得看了一下我擦了金色指甲油穿著涼拖鞋的雙腳，滿臉的尷尬，讓我不知如何是好。看著村民們，大部分的人比起平常的衣著，正式也許只是穿了雙布鞋，但是相較於我還穿著拖鞋，似乎好了許多，昨天還穿著雨鞋在我身旁的阿姨，都特別換了布鞋；讓我不得不為這個窘況想想辦法。幸好，跑回米香阿伯家，阿舜拿出一雙藍色的布鞋給我，雖然一穿剛剛好，但是，整體看起來，和衣服的搭配就顯得不搭調，這樣的不搭，反而讓我和其他村子裡的姑姑阿姨很搭，走出屋子前，阿舜還朝著我說：「不會啊！我覺得很可愛，騙你幹嘛，騙人沒飯吃。」

是的，今天早上我們兩人都沒有吃飯。

樂隊在家門口大聲轟隆隆地奏樂著，那音量足以讓整條光明路的人家都聽見。站在身旁的阿伯說那是女兒們表示對母親的孝道，特別請來吹吹打打奏哀樂送母親一程。對話總要在耳邊大吼著，這樣的場合，說什麼好像也不是挺重要，客家話聽不是很懂也不是很重要。大鑼的聲音在耳邊嗡嗡地響著。十分鐘之後，表達孝道的奏樂停了。阿濱婆的弟弟問我：「你昨天睡哪裡？」大家關心著我的身份，關心我是從哪裡來的，關心我跟阿濱阿公一家是什麼樣的關係。熟識我的舅公還對著別人說：「她來兩三年囉！來這邊聽歷史的啦！聽人家怎麼從大陸來的啦！（客）」走過我前面的村民，對著我說：「你來採訪的啊！？」（我尷尬地微笑，他們的反應讓我覺得自己是冷血的狗仔，但我不是呀！）大家開始聊著天，說起家常事，我又恢復成有眼無耳的人，只能斷斷續續地聽懂他們講得溜且快的客家話。阿富叔走過來，對著一位我不認識的村民開著玩笑，聊起前幾天警察來村子裡抓賭博的事情：「啊！早一點，就換你被關起來了！早早就應該被關起來。」村民回應：「對呀！這樣才可以改啊。」呵呵地笑著！朱叔叔的大哥說起今天早上五點就從花蓮出發，開了兩個多小時的車才到學田。身旁的人順道討論著，阿南叔叔的姻親從山的另一邊台中坐了六個小時的火車，才來到學田，給阿濱婆上一柱香。家祭開始之前，大家還有一陣要忙的，靈堂前的頌經聲持續地播放著，有人默默站著；有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聊著；孫子的媽媽，追著四處跑的小孩。喪禮的現場，進行人生死亡的結束儀式，但是最吸引目光的小孩，卻在現場展現著龐大的生命力。生命也許就是這樣的一種循環，有人生有人死，不斷地在這塊土地上，延續下去。

司儀的聲音在淒涼的哀樂背景聲中自麥克風裡傳出：

喂！啊！（麥克風試音）各位親戚，各位朋友，隔壁鄰舍，今天是莊媽彭太夫人的家祭，八點準備開始，承蒙隔壁鄰舍，親戚朋友來幫忙，真的非常的感謝，今天家祭的時間，八點開始，要參加公祭的公司行號單位，請來前面登記，可以按時間來安排，八點準時開始，謝謝大家，祝福大家，親戚朋友，

闔家平安，生意興隆，謝謝大家。(客)

大家都在為待會的家祭與公祭做準備，除了阿濱婆的子孫兒女是披麻帶孝；姻親家屬，被分到約莫一公尺半的粉紅色毛巾，上面綁著紅色的麻布絲帶，環繞右肩，在腰部的地方打結；而阿濱婆的娘家，就是子孫喊舅舅、舅公的親屬們則是白色的麻布，綁紅色麻布絲帶，同樣橫披在右肩上；從村莊裡四處來幫忙的村民們，則佩帶一朵粉紅色襯綠葉的小花在胸前，而我有幸也被分在一朵小花的行列中。天上的雲層仍舊厚重地掛著，山頂被那片的烏雲給遮住了，八月初的日子，卻像是秋天微涼的氣候，趁大家忙碌著，等待著，天空也默默地飄起小雨。

不久，陣陣唢吶聲，大鑼，加上鼓，鑼的聲音，齊聲開始彈奏，說明著家祭即將開始。每當司儀一說「奏——哀樂——！」那鼓聲震得我心臟差點吐出來。阿濱阿公坐在家門口旁，他平時最常坐的沙發椅上，家祭就在臨時所搭建的布棚底下。照著血緣關係的親疏遠近，由孝男孝女開始，到孫子輩、姻親輩，分別向阿濱婆道別。麥克風傳出的聲音，指示著孝男孝女三跪九拜之後，由一位子女代表獻花獻果獻食物再獻酒，再由站在最前方的兩位助理象徵性地代為接受。每一個輩份完成三跪九拜獻禮之後，樂隊隨之奏起的哀樂，伴隨著豆大的雨滴在布棚上重重地落下。

家祭完之後，緊接著公祭，阿濱婆的家人孝男孝女分站兩旁，答謝前來參加公祭的朋友左右鄰居們。參加公祭者不乏地方上重要的人士、鄉代、農會理事長、議員，還有村裡家政班的婆婆媽媽阿姨們，一早就約定好穿班服來參加公祭。進村子前省道旁的「一級棒卡拉 OK」員工，也到現場致哀，一行年輕貌美的「大陸妹」，在村民原本嚴肅的氣氛中引起一陣嘻笑騷動討論。最後由年輕的女性議員介紹阿濱婆的生平，結束早上家祭及公祭的行程：

我們莊母彭太夫人籍貫是廣東省陸豐縣人，22歲時與同一籍貫的莊瑞彬結為夫妻，並於民國三十七⁷年時，來台灣探親，大陸淪陷之後，置留台灣，從此定居於此，在沒有任何經濟基礎之下，含辛茹苦，克勤克儉，養育子女成長。我想在一個社會動盪，整個國際情勢不安的時候，我們的莊媽隨著他的先生到台灣來，可想而知，在經濟匱乏的時候，還能養育這麼多的子女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隨著告別式的結束，阿濱婆即將離開「家」，遺體要火化。道士在棺木前唸唸有詞，一隻手拿著鑼，一隻手在棺木前上下比畫。原本坐在門口沙發椅上的阿濱阿公，突然起身走到旁邊的雞舍喃喃地說著：「我不想看，我會難過(客)」；因為相沖而始終穿著喪服背著整個出殯儀式的長孫阿國，看著阿公佝僂身軀的背

⁷ 議員口誤，應為民國三十六年。

影緩步走去。來幫忙抬棺的左鄰右舍們，向阿濱婆的棺木行三鞠躬抬起棺木，道士的鑼隨即「鏗鏗鏗」地響起，阿南叔拿著阿濱婆的遺照站在拿著牌位的阿富叔旁，阿賢叔打著一把黑大傘，站在他倆身旁，為「母親」撐傘。一行人隨著鑼聲朝雨中走去，而雨在卻在此時愈加猛烈地降下，厚重的烏雲讓天氣顯得陰暗。

兩個女兒跟在後面，一手扶著棺木，嗚嗚的哭聲從喪服底下傳出，讓人也忍不住鼻酸！送阿婆的最後一程，大家毫不猶豫地走進雨中；滂沱的大雨卻讓我遲疑了一會兒，跟上前去時，棺木已經放進運棺車中。隨著車子的啓動、遠去，雨也漸漸地停歇。和舅公——阿濱婆的弟弟，一同漫步回阿濱阿公家：「再過幾天，我姐夫就會孤單了！畢竟六十幾年的感情，家裡少了一個人……。」大雨過後，成群的蜻蜓在龍眼樹下的稻埕上漫飛，陣陣暖風捲起地上枯葉，或起或落。

晚上六點半吃過飯的，天上的雲層厚了起來，看著厚厚的雲層，雨滴開始落下，想著不知道雲何時會開，阿公看著我說：「你今天晚上不要回去了啦，就和阿姨一起睡（國），你太晚回去，我會擔心（客）。雨很大，天會很暗，不要回去了啦（國）。」晚上八點，雨停了，天開了，這樣應該可以回去了，但回想起答應阿公留下過夜，我硬著頭皮沒有換洗衣物地去洗了澡。

住在阿濱阿公家的晚上，大家坐在客廳裡聊天，從中壢回來的大女兒，折著住在家裡的弟弟們去村莊裡「幫忙」時拿回來的毛巾。那毛巾的數量，足夠讓阿賢叔和阿濱阿公父子倆，五年都用不完。阿濱阿公坐在旁邊的椅子上，聊起阿濱阿公年幼即過世的兩個兒子，阿濱阿公一生共有七個兒子，兩個女兒，阿南叔叔就曾對著我說：「我們家男丁很多。」因為是送阿濱婆的法事，道士曾和阿姨提到是否需要也為那兩個未曾謀面的哥哥也做法事。說起當天的法師的做法，阿公說著「他們這種都專門騙人的，你聽他的又要四、五千塊給他賺。」做道事的法師還驚訝地和阿姨說著：「哇！我真的沒有看過像你們一樣都沒在拜阿公婆的（祖先）沒有神主牌的，你們真的是無敵鐵金剛。」阿公更加生氣地說著：「他們都騙人的，什麼他也說得出來。」講到激動之處，阿公對著插講的兒子說：「我講你聽，他做那個神祖牌，就是阿爸、阿公、曾祖父幾代幾代，一張紙寫著而已，像你是兒子就 24 代，我房間裡就有一本族譜了，那時候回去大陸我一本 50 元買的，這些道士專門用這些有的沒有。」最後激動嚴肅的一句：「我的鞋子有時候隨便丟在地上就是聖筊（一正一反）囉！」惹得阿姨放聲大笑。

晚上的涼風徐徐吹著，我坐在阿濱阿公家的前院裡，此時此刻，任誰也不會想到，剛剛那一場雨才淅瀝嘩啦地下著。坐在屋簷下，各自拉了一把椅子坐著，我和阿濱阿公的家人，除了已休息的阿濱阿公。一顆星星微弱地發出光芒，黯淡地掛在剛下過雨的漆黑天空裡。寧靜的夜晚，四周的住家都熄了燈，只見神桌上的紅色小燈，隱約地從門縫中透出光線。比起飯後的愉快的閒聊，此刻夜晚的寧

靜，也讓大家更輕易地說出這些日子來的心情。住在家裡附近，去年同一時刻婆婆過世的二女兒這些日子瘦了三公斤，忙碌、心情的壓力及失去母親的傷痛，讓他承受更大的壓力。而這陣子也是守護在母親身旁的大兒子和大女兒，更向甫從美國回來的三弟回憶起母親過世前的生活。臨終前掙扎著的阿濱婆，痛苦地抓著衣服，不斷地拉扯著，似乎想要減輕著自己的痛苦。隔壁的長者不時地來探望，囑咐著輪番守護的兒女們，一定要仔細地看著，當這隻手沒有力氣的時候，就是走了的時候。阿濱婆從慈濟回來之後，身體一天比一天虛弱，阿濱婆走的那天，二個女兒在身邊，想起長輩的叮嚀父母親過世時，要有子女在身旁，大女兒看著母親，不斷地和媽媽說著：「在南投和美國的弟弟因為太遠還沒辦法趕回來，但是請媽媽一定要放心。」阿賢叔把母親抱起來的那一刻，眼淚也跟著落下，蕉妹阿姨趕緊用手中的毛巾將阿賢叔的眼淚接下，因為有習俗說傷心眼淚不能落在要走的親人身上，不然她會不放心，沒有辦法好好地去她現在該去的地方。

那個晚上，我待在旁邊一句話也沒有說，靜靜地聽著。我望向漆黑的天空，不敢轉頭瞧大家。我想像那聲音背後的表情，默默地揣摩那表情背後的心情。

五、近鄉情怯

人來到這個世界，進入一個最初甚至無法名之、過去也從不認識之地；就在這個無名未知之地，他們成長茁壯、活動遷移，最終他們將認識其名，並愛意滿懷地喚之為家，在此生根，在此愛人；因此，只要一離開此地，他們就會吟唱思鄉的歌曲，譜下渴望家園的詩句……

永遠踏上回家的路，永遠再度離家！

——威廉·高揚（William Goyen）
《生存呼吸之屋》（*The House of Breath*）

1. 小兒子阿良

告別式過後兩天，我拜訪阿濱阿公的家，大部分的兒孫都回去了。一進家門，大家正在觀看紐約洋基對上德州騎兵隊的棒球比賽。阿濱婆走了兩天之後的家，一切看起來依舊，但唯獨不見掛在牆上的一排相片，及紀念阿濱阿公和阿婆六十年金婚的相框。在阿濱阿公緊鄰客廳的房間旁一面牆上換上了阿婆的遺照，前面的小桌子上，子女們照三餐供奉飯菜給阿濱婆，直到圓七，七七四十九天結束。即將要回到西部的大女兒再三叮嚀阿賢叔

「這個飯要高高圓圓才漂亮。」

「媽吃得完嗎？」阿賢叔接過手問。

中午，阿賢叔騎腳踏車，從雜貨店帶回一罐沙茶醬，要準備中飯；水龍頭的水沖在芥藍菜上，臘肉浸在水裡中和鹹味，阿濱阿公在一旁看著，忍不住催促「動作那麼慢，還在洗鍋子。」阿賢叔邊將豬肉切段，邊說：「我老爸嗅覺不好，吃東西都沒有味道；青菜要炒得很爛，他們才咬得下去，我們吃都脆脆的。」給父母的飯菜「很難煮」，常讓阿賢叔感到頭痛，阿賢叔其實很不喜歡廚房的工作，對烹飪沒有興趣，過去一個人單身離家工作，都是吃外面的自助餐，方便又省事。

阿賢叔剛退伍，從事遊覽車司機的工作，後又換了幾份工作，送貨、裝潢工、在台中梧棲港開貨櫃車，曾唸警專，但還沒畢業就放棄了，阿賢叔認為開貨櫃車送貨最適合自己喜歡自由自在的個性，也是做最久的工作。阿賢叔一個月可以五、六萬的收入，但是年邁的雙親，身體漸漸不是那麼好，阿賢叔毅然決然地辭去工作，回到家鄉照顧兩老。在做田野的初期，我常常看到開大貨車的阿賢叔說他在台中工作；一年前來做田野，阿賢叔已辭去工作待在家中。我問阿賢叔，現

在待在家裡照顧父母，會不會想出去工作？阿賢叔回答：「以後。」接著解釋到：「在這裡作工，一天才一千塊而已，『搞屁』啊！我開車一天可以三四千塊，多的時候還可以一個月七、八萬塊。」阿賢叔接近五十歲的年紀，仍舊單身，我曾天真地問「阿賢叔，什麼時候要結婚！」阿賢叔一副無所謂地回答：「我四十多歲了還結什麼婚，都要進棺材了，不結不結了。」記得阿濱阿公的大女兒蕉姨曾和我提過，年輕時蕉姨得了一場大病，那時候做裝潢的阿賢叔，二話不說馬上辭了工作，照顧她一個多月，直到她康復。喜歡自由的阿賢叔哪也沒去，一顆放不下家人的心情，這樣的拘束，對他來說卻是更自由的。

2. 三兒子阿南

電視台播放著遠在地球那一端的 LIVE 的現場比賽，阿南叔叔聊起那父親從未去過，但卻也快成為他第二個故鄉的美國。指著姪子阿國（ㄨㄨㄨ）要介紹給我當男朋友，我虛應著「太遠了！」阿南叔叔馬上回應「談戀愛！台灣的東西邊哪會遠！」當年二十幾歲的他執意娶大他六歲的太太，並追隨太太到美國定居工作，至今已二十八年。這一切他加重語氣地解釋著：「是『執著』，是我的『執著』。」來學田遇過難得回來的阿南叔兩次，一次因為阿濱阿公九十歲大壽，這一次是因為阿濱婆的過世。幽默健談的阿南叔，總是和弟弟阿賢叔，一搭一唱，阿南叔會提醒我，轉進他家巷口的地方掛了一塊牌子，上面寫著「五毒門」，只要被他家五兄弟「毒舌」過的人，都可以看到那張門牌。（經歷兩年田野期間，我也看見了那門牌。）

去國二十多年的阿南叔回到故鄉，用客家話和國語交談，不時夾雜幾句英文，有時大家圍著一同聊天，我都懷疑其他身旁的人真聽懂他在說什麼嗎？問起在美國的生活如何，阿南叔平淡地回答：「三頓飽飽我就很滿足了，我這人要求不高。」回來沒幾天的阿南叔，已受不了炎炎酷暑所帶來全身黏答答的感覺。時差也讓步入中年的他，常常午飯前就感到陣陣的睡意；愛看電影的他，對於台灣某些電影上映速度之慢感到驚訝。阿濱阿公家的沙發椅，墊了沙發墊，讓他感到悶熱，除去沙發墊，又讓他感到腰酸，坐哪都不對勁的阿南叔直呼：「我的屁股真難侍候」。平時阿南叔叔住在美國的豪宅裡，曾經為了吃鄉下最常見的蕃薯葉，和旁人要了地瓜自己在家種，但既怕它被雪凍死又怕曬不到陽光，只好把那盆植物按早晚端進端出。四條剛洗好的 Calvin Klein 內褲，大喇喇地掛在樸素的家門口；指著我手上剛從蘭嶼買回來的工藝手鐲故意試探性地問：「這是 Tiffany 的嗎？」當我沒好氣地回答他「當然不是啊！」阿南叔隨即回聲應著：「我當然知道啊！我是名牌愛用者耶，我是怕你『呼籠』我們鄉下人！」置身在故鄉學田村裡，阿南叔叔身上矛盾的特質，讓鄉愁的氣息也特別地明顯。

阿南叔在家裡排行老五，還有兩個弟弟。說到小時候的生活，阿南叔對著我

說：「你們不會體會的！尤其是你們這個年紀，無法體會那時候有多窮。」阿南叔想起國小三年級時，阿濱阿公爲他做有英美合作圖樣的麵粉袋褲子，穿在身上後面有一雙長毛的手和中國人牽在一起。那時候被人家笑，阿南叔自尊地不敢穿麵粉袋褲子上課，阿濱阿公沒辦法，只好去和人家借錢買短褲回來。阿南叔回憶小時候，阿濱阿公早上四五點就上山把家裡要用的東西拿回來，像蔬菜、蕃薯、採蕃薯葉回來給阿濱婆剝碎養豬，這些事都處理完之後，阿濱阿公再出去田裡做工。十六歲就離開學田的阿南叔，高中就到台灣的另一端，半工半讀四年完成高中的學業，白天做事晚上上課，除了二十一歲考上憲兵當兵訓練的時間之外，這段歲月算得上是最苦的時候：「我一生最快樂的時候就是童年，如果可以回到童年，我什麼都不要！」手指著正騎著腳踏車在前經過的小朋友，阿南叔憶起小時候也是這樣在光明路上跑來跑去，爸媽也不會管自己小孩跑去哪裡，該吃飯的時候自然會出現，還提起小時候和父母之間的相處「要五毛她（阿濱婆）不給我，我說我不要吃飯，她說最好！我省兩碗飯！」從事裝潢業的阿南叔已在美國擁有小規模的公司，但不管在國外多麼地功成名就，還是想要和故鄉的人共享所有的一切。

國中之後阿南叔離開學田獨自生活，也離開了那無憂無慮的童年：「所以這裡很多人都不認識我，這裡比較老的，搬走的，比較小一點的，都不認識我。聊起鄉愁：從美國第一次剛回來的時候，真的是近鄉情怯，坐火車你就感覺那越來越近，越來越近，那心蠻酸的。」要再確切地說出那份感覺，阿南叔只說：「蠻酸的，我也說不出來，只能意會不能言傳。」那天，阿賢叔載著阿南叔要一同送阿國（ㄍㄨㄥ）去富里車站坐車，阿南叔看著窗外綠油油的片片田地：「去美國二十八年了，待在美國的時間都快多過在台灣了！」我衝口而出的一句：「那在美國你有故鄉感嗎？」讓阿南叔停頓兩、三秒之後篤定地說：「還是這裡好。到時候把那個退休金辦一辦回來住。這邊消費又低，又可以吃 organic 的菜。」

3. 二女兒線姨

線姨是阿濱阿公的小女兒，排行老四，兩個哥哥和姐姐國小畢業，輪到線姨上學的那年，家裡的環境較好了一點，但仍舊很困難。小小年紀的線姨，家裡沒錢時就去外頭幫忙揀木柴燒，或者是去幫人家拔草，拔一個早上才五塊錢，有次存了九塊錢，用火柴盒裝著，到親戚家玩大人在聊天，線姨就和幾個小朋友在一旁的長椅子上玩，帶在身上的錢掉在地上，線姨不知情，錢就這麼被揀走了，任線姨再怎麼哭鬧，沒有人願意承認。「我哭得要死！」線姨受訪時表示。後來聽說是被小孩的阿媽拿去，那九塊就沒了。之後，線姨將竹子鋸成一節一節，挖一個洞把錢存進竹筒中。有一年過年，家裡要辦年貨，線姨拿六十元借給阿濱阿公，線姨到現在都還記得那六十元：「你（阿濱阿公）和我借六十元都沒有還我。」回憶起這件事，線姨說當時阿濱阿公只回答她：「我不是過年買裙子又買一雙襪

子給你了！」

八歲那年，適逢線姨到了入學年齡，阿濱婆答應明年一定會讓線姨上學，今年先在家裡幫忙帶弟弟；線姨賭氣地回答：「明年你又生一個囉！」第二年阿濱婆真的又為線姨添了一個弟弟，線姨那年九歲，過了正常入學年齡，阿濱婆沒有食言地讓線姨到隔壁學田國小上課。線姨很喜歡讀書，好不容易進入了國小唸書，但是六年畢業之後，身為老四的她想著還有三個弟弟，雖然阿濱阿公對於線姨問：「我可以讀國中嗎？」，只給了她一句話：「隨便你啦，你要讀就讀啦！」但是線姨的兩個哥哥和一個姐姐都沒有繼續唸書，再想起成績很好的二哥，因為家裡經濟的問題，沒有辦法繼續升學，級任老師還因此到家裡拜訪：「你給你兒子讀書，學費我會幫他付。」但是阿濱阿公一口拒絕了：「我們沒有能力就不要讀。」考量到家裡環境的種種因素，國小畢業後半年，線姨沒有去上學留在家裡幫忙。往富里國中的路直直地沿著河前進，線姨每天早上揹著一大籃的衣服到河邊洗，同學們在線姨的面前騎著腳踏車經過，那時候線姨好羨慕，想到自己沒有好讀，心裡很難過。

村子裡沒有升學的同學，聽說西部工廠的人來東部招募工人，那時候就一個招一個地到西部工作，線姨的姐姐蕉姨，在中壢給人家端麵洗碗，一年只回來一次。畢業半年後，線姨就到中壢和蕉姨一起工作。線姨提到那年代的小孩都很替家裡想，出外工作時省得要命，所有賺的錢都寄回家，一個月薪水才六百塊，吃住都是老闆提供，剩下的全部寄回家。剛去一個月的時候，對一切感到迷迷糊糊，和姐姐住在一起，「嘻嘻嘩嘩」地一起過日子，並沒有特別地想家，但不久收到大哥從東部跨越中央山脈而來的家書，信裡的問候和關心，「想家」讓線姨的眼淚停不下來。平常沒有休閒娛樂，每天醒來就是端麵洗碗，很少離開麵店，這樣生活了兩年。後來老闆娘介紹了一個結婚對象給個性溫和的姐姐，雖然蕉姨內心百般地不願意，但是默默地不敢說出自己內心的想法，就這樣嫁給了大他十歲的陌生人，那年她才十九歲。

對面工廠下班的小姐來麵店吃飯，看見線姨工作辛苦薪水又低：「你怎麼那麼傻，在這裡做，又沒有假日。」姐姐結婚離開麵店之後，線姨轉去新竹香山燈泡工廠工作，那是第一份領到手中的薪水，那時候一個月九百五十元，生活費之外剩餘的錢，就加寄回家。線姨形容年輕的生活：「我很努力加班，盡量省錢寄回家，那時候不是為了自己，完全為了家裡。」寄回去的錢讓家裡的環境開始改善，有足夠的錢可以買一甲地，過年可以買電視、沙發，「家」的樣子漸漸地改變了。年輕離家在外工作上班，當時通訊並不是那麼地發達，和家裡的聯絡只能靠書信來往。線姨最小的弟弟留在花蓮唸書，寫信給遠在西部工作的線姨：「姐姐你真好，我要什麼你就寄錢給我買，你是我的搖錢樹。你回來真好，家裡的冰箱都冰很多東西，你不在，冰箱裡只有兩個木瓜。」旁邊附圖一個冰箱裡面冰兩

個木瓜。線姨笑著憶當時的趣事，遺憾沒有留下那封信。做燈泡做了兩年之後，工廠倒了，後來輾轉換了幾份工作成衣廠、尼絨工廠、RCA等等工廠。中間幾次換工作的空檔，線姨都會回家到鄉下住一段時間。工廠每天上班的生活，令線姨感到厭煩：「我上班上得很膩，交的男朋友都是上班的，我想到結婚之後還要上班，就覺得很可怕。」每每想回鄉下的家多玩幾天，請假都請不出來，回家一個禮拜就得離開。線姨歸結這樣的感受來自於自己的「戀家」。最後在成衣廠工作晉升組長的那年，或許是責任感很重給自己很大壓力的緣故，線姨半年後就辭職。當時她準備回家「玩」一、兩個月，再回西部工作。回家幾個禮拜之後，阿濱婆去菜市場一個不注意跌倒受傷，無法好好地照顧長孫阿國，線姨就順理留在鄉下幫忙照顧。

鄰居朱叔叔，就在這一、兩個月裡追求線姨，之後，線姨嫁給從小一起長大的朱叔叔。曾經聽人提起這段往事，有趣地說到：「這一切都要感謝阿國。」結婚之後，線姨嫁到一個鄉下大家庭，和婆婆、三個妯娌住一起，當了家庭主婦之後才覺得過去生活的自由自在，後來分家之後，經營養雞事業：「養雞時壓力才叫大，雞會有毛病，壓力很大。」每每來到學田都是阿姨做飯給我吃，阿姨在中午之前都急急忙忙做好飯，我佩服阿姨為自己先生的付出。熱心的朱叔叔，一再地叮囑我一定來學田就去他們家吃飯，不要去別人家造成別人的「困擾」。對於婚姻，線姨語氣中帶點無奈地告訴我：「你一旦有婚姻，家庭一定要很順遂，不然就會有很多的挫折，先生穩定我們安心，如果不穩定什麼都要擔心。」想起之前曾問起線姨為何朱叔叔沈醉於喝酒，線姨無奈且簡短地告訴我：「外遇！為了情！一個結過不去！」又想起阿姨和小姑熱衷討論八點檔連續劇「女人何苦為難女人」，突然感受到這席話的深意。

4. 孫子阿國

從小和阿濱阿公一起生活二十幾年的阿國，是阿濱阿公的孫子，大家總是：阿ㄍㄨㄟ（國）阿ㄍㄨㄟ（國）地叫他。出生之後，就一直住在學田，直到大學畢業之後才回到西部和父母同住的阿國，從國小開始就自己打理學校的課業，在這村子裡以「沒補習」聞名：「他們不會管我啊！聯絡簿都我自己蓋章，他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麼。」我問阿國，「阿公是否會因為你是長孫的緣故而特別疼你？」他篤定地回答：「阿公很疼我」，隨即又補充：「就孫子啦，疼孫子都一樣啦！」在阿國小的時候，阿濱阿公也是會打會罵，但是想起來為什麼罵為什麼打，卻沒什麼特別的印象；只記得曾經因為阿公阿婆要找他，但是好玩的阿國，卻玩到讓他們找不到人，回來就被打：「做錯事的時候就是被用蒼蠅拍修理，都一樣啦！」說起祖父，阿國記得阿公會和他說過很小的時候母親就改嫁了，三歲的時候給叔公，五歲的時候就要會煮飯做家事，不夠高的阿公，還要墊腳才能搆到爐灶的上面。從小和阿公阿婆一起住的他聽了很多故事：「他（阿濱阿公）以前都會和我

們講故事，我奶奶也會講他們以前的故事，無聊就會講啊，他們也不知道要講什麼，就講這些故事。」

某天阿國中午十二點四十分的火車要回新竹，阿濱阿公一直催著阿賢叔：「阿良啊！趕緊載他去啦！」阿國回應阿公：「還那麼早！」最後拗不過阿公的催促，阿國只好換上球鞋，準備去搭車；坐上阿賢叔那部新換的紅色豐田二手車，車子從稻程上倒車，前進。透過車窗看見阿濱阿公站在門口，手扶在屋簷下的樑木，目送著阿國的離去。我雞婆地建議著：「打開窗戶和阿公說拜拜。」車上其他三位莊姓乘客，沒人採納我的建議，阿賢叔更落井下石地說：「阿國在這裡和阿公二十年的感情，不用說拜拜啦！」我坐在駕駛座後方忍不住喃喃道：「真好！真羨慕！」

黃昏時候，和阿公坐在屋簷下的走廊上閒聊，空氣已經不若下午那麼地悶熱。阿賢叔在田旁邊燒垃圾，裊裊煙冉冉升起，藍藍的天灑上日落的昏黃，阿姨在廚房準備著晚餐，這樣一個鄉下的傍晚，我和阿濱阿公用客家話、國語、閩南語夾雜地閒聊著種田的辛苦。使出渾身解術，我用我印象中僅會的幾句客家話和阿公聊天；而阿公也同樣努力地出動他僅會的國語、閩南語回應我。「現在種田不會甘苦了（閩），耕田（客）最好了（國）。我老，了！（國）我不曉得做，了（國）！」不時停頓結巴的對話，讓我們兩人常不自覺地大笑。經過身旁的阿姨說：「你什麼時候畢業？我以為你畢業去上班囉！」旁邊的兩位叔叔，阿賢叔和阿省叔又用他們的毒舌在旁邊說起風涼話：「她不知道還要留級多久？三十歲看讀不讀得完啦？」阿公接著加入：「畢業就要找老公囉！（客）」我又再次虛應了：「沒有那麼早啦！（客）」整整十秒鐘的時間過後，阿濱阿公突然緩緩地轉頭問我：「阿國給你做老公好不好？（客）」

兩年多在學田來來去去，阿濱阿公還不知道我的名字總是：「蕭咩妹！蕭咩妹！（小妹妹）（國）」用不甚標準的國語喊我。阿濱阿公最常和我的對話，就是「叫」我吃飯，很少主動和我對話。住在阿濱阿公家醒來的第二天，一大早沒吃飯，我因為好奇就跑去雜貨店等傳說中的早餐車。等我喝完一「袋」阿省叔請我的溫豆漿再回阿公家的時候，阿姨和我說：「阿公剛剛一直在找你，要『叫』你吃早餐。」我在田野地裡總是沒有名字，那天阿公主動地問了我：「蕭咩妹，你叫什麼？（國）」我在白紙上寫了大大的名字，交給阿公，只唸過幾個月書的阿公端詳了一會兒之後，珍惜地把紙條折了又折放進胸前的口袋裡。

我想起兩年前初次來到學田，阿公拿起粉筆在木造的牆上顫抖地寫下他的名字。

六、現身·離開

人生中有兩種旅人
一種是看著地圖，一種是看著鏡子
看著地圖的人是要離開
看著鏡子的人是要回家

——《香料共和國》

連著 MP3 的耳機塞進耳朵，開啓比平常還要大一倍的音量，我想要阻絕火車所發出的轟隆聲，讓我能夠沈浸在火車的飛馳中，但比起外在的吵雜聲，我更想阻絕「對於未來不確定想退縮」的聲音，但它卻持續地以囂張的姿態高分貝地縈繞在我的內心。在快速移動的列車上，窗外的地景飛快地被拋在後頭，除了地標：富里鄉學田村，我不確定坐上這輛列車「未來」將帶我朝向何處飛去。「富里鄉學田村」、「光明路」、「莊阿公」、「張村長」，看著筆記本上「僅僅」抄的幾個關鍵字，其實沒什麼信心。「神在你所行的路上必幫助！」想起這番話，突然不知從哪來的勇氣：「不管了！衝吧！」即使這個時刻，我連下了車之後，要怎麼到學田？到了之後要找誰？最基本田野調查事前該清楚知道的資訊，我一概不知道。單憑幾個關鍵字，多年前電視台的尋人情節，正在此時上演著。列車一陣急駛之後：「富里、富里到了，要下車的旅客請趕快下車！」車上陣陣廣播聲催促著，最後一刻，我背起包包起身：「走吧！」

走出車站，只見一台台黃色計程車在等著我，正午十二點的太陽曬得我發暈。車站前一個大上坡阻絕了店家發展的腹地，只剩一間老舊雜貨店孤零零地在前屹立著。一張偌大的富里鄉簡圖在大上坡旁的牆上出現，我不顧身旁虎視眈眈的計程車司機：「小姐！要坐車嗎？」鎮定地走向那張地圖：「要是用「走」的到得了就好了！」我認真地打量現在所在位置到學田的距離，但在這簡圖上，任我怎麼估算，始終無法確知距離學田到底還有多遠，這時心裡那股樂觀的聲音，傻傻地說服著我：「應該很近吧！」繞過大上坡，身旁舊式的建築，五片厚重木板所組成的門，低矮的房子，門前坐在塑膠椅上的老先生老太太，對這裡的陌生，卻讓我想起記憶中的熟悉。在街上走了一陣子，我躲進屋簷下，鼓勵著自己：「很好，好歹也跨出一步了！」正午十二點，正是富里國中放學的時間，我邊走邊「盯」著身旁騎腳踏車的學生，內心吶喊著：「你家住學田嗎？載我一程吧！」但我終究沒將心中的渴望表達出來。

走完富里鄉市區，經過了 7-eleven 藥房市場文具店水果攤冰店五金行警察局

消防隊旅舍農會銀行，左前方又見一大上坡，我問起在一旁的居民，學田村怎麼走，他的回答頗讓我有種「阿伯遙指學田村」之感。轉了個彎，我遇見了同樣從花蓮來到富里的「台九線」。柏油路在高溫之下所冒出的熱氣，模糊了眼前的景像；寬闊的台九線似乎沒有因為和我同樣跋涉了那麼遠的哩程數，而顯得具有親和力些；那「寬闊的炙熱」無情地訕笑著：「你不行了！」我沮喪地回到街上，借了一台摩托車，就這麼曲曲折折；路旁檳榔攤裡賭博的伯伯阿姨們，熱心地指著「就在前面」的方向，我催起油門，大大的四個字「學田社區」總算在我眼前出現。

紅瓦屋旁的路標上寫著「光明路」，我驚喜又收集到一個關鍵字。轉進光明路，午睡時間路上沒有什麼村民，我的陌生馬上引起少數醒著居民的注意。在光明路上來來回回，如此引人目光的徘徊讓我不習慣。停下摩托車，炙熱的陽光仍舊熱情地高掛在天上，我問起雜貨店的阿婆：「請問你是客家人嗎？我是東華大學的研究生。」顧店的阿婆正在挑菜，冷淡地點了點頭，什麼話也沒多說。我尷尬地馬上轉身拿起一瓶冰沙士，企圖化解這僵局，阿婆簡短地：「二十五元！」沙士的價格打破了無言的氣氛，我快速地掏錢結帳為短暫的見面作結局。繼續尋找下一個關鍵字「張村長」。

雜貨店的往前走一些，一群吃過午飯的村民正坐在門前乘涼：「不好意思！我是研究生，我想要訪問這邊的客家人！」我受不了無言結局拙劣地朝著陌生的村民試探性地作了個開場白。吃飽飯翹著腿坐在門前的朱叔叔，是我第一個在學田認識的朋友，他將身旁的一張椅子拉近我身旁說：「我就是客家人，坐啊，我給你訪問！」朱叔叔的乾脆，來個我措手不及，坐在那椅子上，我介紹自己的來意及目的之後，朱叔叔突然想起什麼似地問：「你吃飯了嗎？」拉著我直往家裡的飯廳走，一邊遞給我碗筷，一邊囑咐：「快吃！不要不好意思！」指著桌上一小盤的釀豆腐說這是這裡特有的客家美食，要我快快吃吃看。阿姨在旁聽見我研究的是客家文化，馬上端出冰箱裡的擂茶，邀請我試喝她爸爸昨天才磨好的擂茶。喝了一口，阿姨緊張且小心翼翼地問我：「喝得習慣嗎？」平常不管好不好喝，我總會試著習慣對方用熱情端上的食物。想起斯里蘭卡行，那時語言不通卻又熱情的和尚為我添上滿滿一碗加了蜜糖的酸奶酪。不喜歡酸奶也不喜歡看見別人失望的表情，在第一口酸奶放進嘴巴前，我就下定決心要說出：「喇賽！」（斯里蘭卡語「好吃」之意）來回應一整桌朝著我看的和尚們期待的心情，在吞下那一口酸奶酪之前，我如期做到了。但我此時面對這淡而無味的綠色液體，我卻順著對方的提問，順勢地回答：「真的不習慣！」大概曾經也有人如此不習慣過，阿姨馬上接過我手中的杯子：「那倒掉好了！沒關係，不習慣就倒掉！！」這次的拒絕沒有讓我產生不自在。

一場過了正午的午餐時間，遇見了我的目標：「大陸客家移民」習習相關的

搗茶和釀豆腐，我心想應該就快要完成關鍵字的收集了，達成此次田野的初步目標——找到他們。「張村長」就住在朱叔叔家斜對面，當我一靠近庭院，家門前又是一陣「狗吼」劃破了寧靜的午後，我不怕那已被鍊上的狗，但是牠那在寧靜中突兀的吼叫，又讓我成為大家焦點。女主人應著狗吼從家中走出來，我大聲地解釋我的來意，抱著小孩的她回答：「村長不在，他不是客家人啦！」迅速離開那庭院，我只是想阻止那因我的「陌生」所起的吵鬧繼續肆虐下去。

朱叔叔另外提起了他的岳父，順道貼心地派遣他的小兒子充當我的翻譯，引導我去找那位阿公。進入樸素老舊的木屋，老夫婦倆正在看電視。他們的孫子在旁用客家話解釋著我的來意，阿公起身走向木板牆旁，吃力緩慢地拿著粉筆寫下他的名字，那一刻我突然恍然大悟地叫著：「阿公！就是我要找的人。」



「午飯」是我和村民最親近的時間。在龍眼樹下的鐵皮屋，黑狗又鎮守著，但是這次學田村的狗沒有對我「狂吼」了！熱情的大家，看見我的「再」次來到，拿出一副碗筷，碗裡面已經裝了我看見忍不住內心吶喊「啊！好多！」的飯量，大家七嘴巴舌地教著我，把菜一樣放一點到碗裡，再淋上搗茶。一陣忙碌之後，舀起一大湯匙，連茶帶飯地放入口中，我心想：「這口味還是很不習慣。」但我仍舊默默地將那湯飯吃完。有另外的長者從旁經過，大家又熱情地再裝了一碗給他。隔壁阿伯拿出家裡剛做的米香遞向我，我則從中拿了一塊。右手舀搗茶飯的湯匙還沒有停下，大家就期待著我對左手米香的評價。村民們關心著我的研究，盡所能地把自己所知道的告訴我。午餐時間，我自以為聰明地團體訪問起村民，再自然不過了我以為，但事實上我卻忽略了他們話家常的功力。故事常在正精采時，被另一位突然想到什麼的村民所打斷，此時此起彼落的村民開始熱切地討論起來，吃力地越過這些雜訊音波，我想要再讓那未完的故事繼續，但常功敗垂成。

我拙劣的客家話，被他們稱為：「背祖的研究生。」村民常在對話一陣子之後就發現什麼似地嘲我問：「你不會講客家話喔！」大嗓門的阿嬤玩笑地建議：「罵他看看，看他聽不聽懂！」較親近的村民會馬上為我護航：「多多少少會啦！」面對他們激烈的玩笑口吻，我回應：「我小時候也很會講，我和阿公阿婆一起住的。」但任我再怎麼解釋，不會「客家話」的「客家人」在做「客家研究」，在他們之間，常是如此成為笑柄地將我介紹給其他村民。也因為這層認知，在和不通國語的長者做訪問時，他們常熱心地負責為我翻譯。免付費的翻譯常不受控制的朝向譯者喜愛的方向引導長者們的回答，甚至打斷了長者的思緒；好不容易營造的敘說氣氛，讓長者正準備進入回憶時，一個瞬間斷然地回到現實，接著跳進另一個時空，故事無情地朝著另一個方向走去。此時我再次對那故事終點的到達感到無能為力。

即使如此，我還是無法就此掉轉我的腳步，總算有機會讓我和長者單獨的訪談。我多想如同捕夢網一般，將那「無形」的回憶一舉捕入袋。期待已久的時間，我像電影裡的男主角，爲了和女主角多說幾句，想盡辦法甩開人群，營造和田野對象的單獨相處。這般地用盡心力之後，我卻發現，故事無法因我的「破」客語而有深度地展開。我吃力地用出僅會的幾句客語，卻無法表達我胸中滿腔的熱血和疑問，此時期盼許久的時間，常在沈默相對中或是有一句沒一句的閒談無意義地渡過。時間一分一秒過去，我好似偵探般想在訪談對象的回答中找出線索，一步步還原故事的原貌，並了解那訪談者敘說背後的心情。但看著兩位上了年紀的長者，在我面前旁若無人的對話，心力交瘁之後的無能爲力，讓我這位偵探極爲狼狽。

「你聽得懂他在說什麼嗎？」阿香婆問。

「我聽不懂！」阿濱婆答。

「我也聽不懂！」阿香婆接著說。

午飯結束的學田宛若空城，午睡的氣息安靜地漫延在村中。走在路上，連村裡的狗都懶洋洋地躺在地上向我宣示著「勿打擾！」這一刻我顯得特別的無助，午後的烈日已曬得我昏昏欲睡，但只能撐著，到雜貨店晃晃，在龍眼樹下寫寫筆記，到村子裡的其他地方看看，或是和村子裡其他沒有睡意的居民閒聊著。有時光明路上只有我一人，那樣的時刻常讓我想把摩托車掉頭，直接往北一路騎去，逃避這令人疲累的孤單感；但心頭又一念：「好不容易才又回到這裡，下一次來又將重新面對再一次的『陌生』。」比起一個人承受的孤單感，我更害怕面對那格格不入的陌生感，我又堅持地留了下來。下過雨的天空，空氣中包覆著重重的水氣，我坐在屋簷下拿起筆記本努力地抄抄寫寫，就怕那錄音筆沒法錄下的瞬間片刻消失了。小朋友們環繞在身邊，吵吵鬧鬧讓我更顯得煩悶。規定著他們一個小時之後才能靠近，我才有一些些喘息的機會，獨自坐在屋簷下。

路過的村民，對於我的出現，總是會多瞧一眼，我也只能回以貫常的微笑，想說些什麼又顯得多餘。悶熱的感覺，讓我幾度又幾度地想要結束這田野。一次又一次地來回學田，「陌生」和「熟悉」不斷地交替在我的田野旅程中。精采的故事，在我一次又一次地「等待」中收集而來，常經歷了一場午餐又或是一節晚間新聞的播畢，在其中一句或一段的言語，所帶給我的感動中編織而成。那乍現的感動，往往虛耗上我一個下午或是一個上午的等待，我不知道故事收集的工作，要做到什麼程度才能停下我的腳步，我貪婪地要將他們的回憶、表情、動作、言語，大口大口地吞進我的文字產生器裡。能聽的時候，我用盡心力去感受那故事背後的心情；聽不懂的時候，我不敢閉起眼睛仔細地觀察著；當眼前只剩我自己時，我又盡力地回想。我的「貪婪」好似早已不是出自學術的資料搜集，是什

麼，我思考著。

故事的收集工作——不斷地在我的身份中搖晃，要成為什麼樣的收集者？「研究者」、「朋友」，我說不出地左右擺盪。當我的指導教授建議我暑假出田野適當的時機：「挑個颱風天和他們一起渡過颱風再去吧，或是颱風過後天氣較涼的時候，大家也比較舒服時去吧！」那個在海邊充滿離別氣氛的夜晚，大片的烏雲突然把明亮的月遮去一半，不穩定的天氣，讓我想起教授的建議，我玩笑地說著：「颱風會來，因為我要出田野。」兩天後，挾帶著大量雨勢的颱風伴隨著強風而來。剎時面對呼嘯而過的強風，落地窗在我的面前顫抖著，我只覺得自己是個無情的研究者。喪禮的現場，我不想提起我的研究者身份，我不想被說「是來採訪的」，但是錄音筆就被藏在我以為沒有人會瞧見的上衣口袋裡，離開人群坐在一旁時我拿出筆記本，描繪當下的場景心情，這一切的一切，都在提醒我：「我是『無情』的研究者。」我一驚，馬上收起筆記本，想要把自己設定為喪家的親朋好友前來幫忙。但少了手中的筆記本，我又開始本能地貪婪地想要將畫面放進腦袋裡，但卻發現記憶體有限，我焦急，但只能不動聲色：「如果我是一台記憶體無上限的 V8 那有多好。」又是一個研究者的心情，我再次感到吃驚。喪禮結束，我想總算可以和大家自在的對話了，此時，對方不經意的一句話：「你這幾天錄音有沒有什麼收穫？」心頭一縮，像個心虛的小孩，不知道該如何回應，又是一個微笑。那我以為藏得很好的錄音筆，他的「突兀」還是被發現了，就像我再如何將自己隱身在村民中，我的「陌生」還是如此輕易地被指認。「格格不入」之感，無時無刻不包圍著我。

太陽下山的時候，總成為我決定離開學田的時刻，我有名正言順的理由告訴自己：「因為天黑三十幾公里的路程，危險！」那天因為想看完當地祭典的關係，我留下來吃晚飯。當一切結束，熱鬧的村落也隨著村民回家的腳步聲，漸漸趨於平靜。雖然只是晚上九點的時間，但那「時間感」好似因為鄉下環境和生活習慣的不同，夜晚來得特別地快。天上開始飄起小雨，一旁的村民紛紛地建議我：「你就住下來好了啦！不然危險！」我正猶豫著是否要回家的同時，一位酒醉的村民，朝著我說：「對啊！不要回去了啦！住我家就好了啦！」當下不管再大的風雨，我都決定要離開學田。儘管他一直對我虛應不能留下來的理由感到懷疑：「騙人的啦！」但那一刻我早已不顧謊言被看穿的困窘，摩托車排汽管轟隆隆響起，下一步我揮著手，頭也不回地朝北揚長而去。

再次來到學田，又是相隔了一段時間，想像中將會遇到的「陌生感」讓我窒息，即使我後來發現，那種窒息感都是因我過度擔心而引起。但是每次帶著滿滿心情離開之後，我又帶著空空的靈感回到學田。面對緩慢步調的村子，在再次來到以前，我早已可以預知我所會面臨到的生活，乏味、一成不變，最令我感到困窘的身影，莫過於就是那在光明路上「一個人的漫步」。

●

離開了學田，田野工作者的工作還是必須持續——聽錄音檔、打逐字稿。

阿濱阿公：明天再回去！這裡有很多棉床（床鋪）。（客）

答：不用啦！我可以回去玉里。（客）

阿濱阿公：玉里！天暗囉！危險！（國）

答：阿公！你有很多棉床（床鋪）喔？（客）

阿濱阿公：很多啊！人走掉啦！走回去南投、中壢、苗栗、美國，沒回來！
（國）

那個寧靜的夜晚，蟋蟀在田中央的叫聲，遠方照耀在鄉間小路上的昏黃路燈，狠狠地將我拖進那塵封已久的回憶裡。陌生的學田村，此刻卻幻化成我記憶中最懷念的地方。

鄉下的老家是一棟長形的建築，屋子的尾端是浴室和廚房，中間越過三間房間及一座樓梯，屋子的前端就是客廳，屋旁是廁所及放柴火的空地。每捆柴火，用幾根枯枝及一把稻草捆製而成，每每要煮飯的時候，就得到外頭拿柴火，生火煮飯。從屋頂上唯一的玻璃片透下的光線，照出空氣中細小的灰塵上下流動。屋前的大白鵝，被關在欄圈裡，有時不小心被放出來，還會追著人跑。那些時候，我總害怕被啄到的人是我。屋旁有個豬圈，裡面養著幾隻豬，後院的雞舍裡，母雞咕咕地叫著，等著吃阿婆灑下的米糠。記得有次大豬公發情朝著比我還矮小的弟弟撲去，我早已嚇得不知如何是好，躲在家裡不敢出去救弟弟，只能大聲地叫著：「阿公！！」那時的阿公英勇地衝出去（那時，我看來是如此的）拿著粗短的木棍追趕那隻大豬，救回早已嚇哭的弟弟。逢年過節，院前院後的大豬公、大白鵝、大公雞，壯烈犧牲成為大家的桌上菜餚。夜晚，安靜地連拖在地上的腳步聲都被嫌吵；圍繞著路燈飛行的小蟲悄聲地忙碌著；田間牛蛙和蟋蟀聲嘶力竭唱著歌，等待另一半的出現。

客廳裡神明高高地被架在牆上，傍晚阿公點香祭拜神明。阿公問起我：「洗臉了嗎？（客）」我跑進浴室墊起腳尖，只見我矮小的身影好不容易才搆到水龍頭，潑水在臉上雙手搓揉沖洗完成之後，又急急忙忙地跑回正廳。祖孫兩人一高一矮，虔誠地在壇前，向神敬拜。那一年普渡，全村為了賽豬公，阿公帶著大家親手殺了一頭豬，晚上載到街上「賽豬公」。全村殺好的豬都被帶到街上，共同祭拜神鬼。那時，村子裡為了這個祭典好熱鬧，一旁還有很多的攤販，阿公買了一枝糖葫蘆給我。我吃了一口，不知道因為太黏牙或是為了什麼？阿公問我：「你的糖怎麼那麼快吃完了？（客）」我說：「我丟到水溝裡去了。（客）」那個場景一直深深地記在我心裡，我牽著阿公大大的手，走到水溝旁兩人朝著被路燈照

得昏暗的水溝裡瞧，但那支糖葫蘆早已不見了。之後，我對糖葫蘆不再感到興趣，但我永遠記得阿公那次遞給我的糖葫蘆，記得將我小手握在手裡那掌心的溫度，也記得小時候在客家庄過祭典的日子。

那天，室外是炎熱的下午，陽光透過紗門，照進客廳裡形成反光，讓客廳裡的電視，總是會有一個影映在主角身上。我坐在阿濱阿公親手做的小板凳上，阿濱阿公就坐在身旁。

阿濱阿公：你是有染頭髮啊！黃黃的。（客）

答：對啊！（國）

阿國：我妹之前染頭髮，被他用剪刀一把剪掉。（國）

阿濱阿公：不是啦！太長不好看啦！（國）

我出生不到幾個月的時間，就離開母親和阿公阿婆一起住。只能靠著幾個人的口述和照片找回那年幼的記憶。鄉下的蚊子狠狠地叮在我還沒長出毛髮的頭上，嚴重地生出膿包，大人說那是「癩痢頭」，我什麼話也不會說只能使勁地哭喊。接著弟弟出生之後，忙碌的父親和身體不好的母親，只能持續地將我放在阿公阿婆身旁，週末兩老再坐著公共汽車將我們帶回城市探望父母。有一次，阿公阿婆我和弟弟，下錯了公車站，阿公阿婆各抱著我和弟弟，走了好遠的路。直到那一年我三歲，父親將我接回城市。從那一年起，我就開始幻想，哪天我夢醒，會有一棟屬於我的房子從阿婆的家旁「長」出來。直到上學之前，我在忙碌的城市和寧靜的鄉下來來回回，那個早晨我從夢中醒來，我警張地想著：「這裡是哪裡？」是城市還是鄉下，我又閉上眼睛再張開，看見老舊窗檯上的灰塵，我在內心高興地呼喊著：「耶！我在阿婆家！」長了我十歲的大堂姐，那些年也住在阿婆家，我們常玩著追逐的遊戲，我矮小常身心不協調一個腳步不穩，頭硬生生地撞上地板，接著又是一陣大哭，阿婆身手很快地將我抱起放在腿上，揉著我的額頭，就怕我的前額腫起來之後長大會變醜，無辜的大堂姐在一旁被阿婆罵到臭頭。

往後的日子，我依稀記得門前溝渠旁小路上祖孫倆的身影，我和挑著菜的阿婆，準備到市集去變賣竹籃裡芒草捆著的青菜，那條現在走起來有些距離的小路，那時，我只不過比阿婆肩上扁擔所挑的竹籃高一些，卻從沒有計算過那條有阿婆陪伴的小路有多麼地「長」。一個炎炎的夏日，就我和阿婆坐在農舍前的空地，阿婆用小菜刀，剖開小玉西瓜，黃澄澄的西瓜放進我的口中，汁多得流入我的手裡。被陽光曬得睜不開眼睛，我站在坐著的阿婆身旁，什麼都沒說。

回到城市之後，阿公阿婆偶爾會穿得特別地漂亮坐著公車來看我。只記得有次，我和阿婆兩人走過一條街之遠外的雜貨店，阿婆要買花生糖給我吃，只會說國語的外省老闆，解釋著花生糖怎麼賣，我擔心只會說客家話的阿婆聽不懂，馬上站出來指著花生糖說：「他說一個五塊錢！（客）」看著阿婆打開口袋中的手帕，

拿出十五元買了三塊，我那時只想著要讓從鄉下來到城市的阿婆，不要被欺負。

傍晚，電視上正在播送晚間新聞。米香阿伯坐在藤椅上，阿舜玩著從越南來到花蓮又去台中工作的媽媽買的機器人，而我坐在木椅上。三個人閒聊著。米香阿伯：我要吃老一點，養這個（阿舜）養長大，不要害到他，以後沒人靠。

阿舜：阿公你以後不在的時候，我要跟誰？

米香阿伯：我也很傷腦筋。最好當兵回來，娶個老婆，我來走還差不多。

阿舜：還是跟我喔！真的嗎？騙人！一定會死翹翹的！（右手手指上下彎曲著。）

我十二歲的時候阿婆中風了，人生突然地不能走路，讓阿婆的生活劇烈地改變。自己走進醫院的阿婆，醫生打過針後，這一生再也沒有站起來過。起初，堅持不肯坐輪椅的阿婆，還拿著木棍想要支撐自己中風的身體，但仍舊站不起來；左半邊麻痺的阿婆，用著拙劣的右手顫抖地靠在不會動的左手上挑菜，地上是一盤被阿婆挑完凌亂的空心菜。那次是阿婆剛中風後的第一次家族聚會，阿婆始終無法接受這樣的事實。我還不是很懂事，看著她勉強自己去做平常做得到但從現在卻再也做不到的事，那一幕，「刺」進我的心裡直到現在。想起阿婆那時被攙扶的身影，對著我微笑。

中風後不久，阿婆開始回到過去的世界，看著「我」不斷地叫著大堂姐的名字，但我固執地想著阿婆叫的不是我，始終沒有回頭，阿婆生氣地叫著：「可惡！這小孩，叫不會應！（客）」時間一年又一年的過去，我長大了，阿婆卻漸漸地不再說話了，只是望向遠方痴痴地發呆。有次，阿婆再度中風，在醫院裡我努力地喚著：「阿婆！吃飯了！（客）」但是阿婆意識不清楚，好不容易握到的湯匙，卻怎麼也送不進口裡。我再次地努力喚著，多希望那一刻阿婆可以聽見我的聲音。阿公因為阿婆的病情，心情的煩惱加速了身體的衰老。那年生日，阿公坐在輪椅上，不會走路了，五層的生日蛋糕放在眼前，所有的人圍著阿公打著節拍唱著：祝你生日快樂。早已經失去言語表達能力的阿公，激動地哭了起來，想說些什麼卻說不出口。

阿公阿婆在我二十歲之後，相繼過世。阿公封棺的那刻，我忍不住淚水。夢中阿公阿婆出現，但是夢醒之後，我知道他們再也不會回來了。



在學田裡，幾乎每一次的田野對我來說都是痛苦的，那種成為焦點的感覺，一直讓我很難受，只要我一出現，空氣中的氛圍就會變得不一樣。但對於阿濱阿

公、米香阿伯、阿香婆，他們的身影常讓我想起早已放進沈默裡的回憶。那片電線杆上環繞著一群又一群的小蟲，現在又在我眼前忙碌著；看著稻埕前架起的歌仔戲台，我對於那敲敲打打從未弄懂過，但那聲音我卻也從未感到陌生。聽著阿濱阿公、米香阿伯的客家話，我每每打著逐字稿，在田野裡所經歷的不安、孤獨、格格不入之感，卻因為那熟悉的腔調，被化解成爲我對某些記憶的懷念。對於那個聲音，那個身影，我心想：「就這樣坐著聽他的故事吧！」爲了我能夠在悶熱的廚房做訪談，腳步緩慢的阿濱阿公特地搬了工業用的大電扇。我看著看著出了神。每每在做訪談的時候，阿濱阿公不時會抽起煙，平時很討厭煙味此時卻渾然不覺。想起記憶中晚年的阿公一邊叨著煙一邊用力咳嗽的場景，我突然能理解我的「渾然不覺」從何而生。

阿濱婆告別式後三天，我口袋裡的錄音筆沒了電。臨走那天早上，阿濱阿公特別提醒：「今天中午要搗茶來吃，你要留下來吃飯。」接近十一點的時間大家開始忙碌了起來，而我也跟進廚房，將水打在蔥、蒜還有紫蘇上，沖走了從田裡帶回來的泥，再繼續反覆地打水、搓洗、瀝乾。接過很沉的菜刀，我在厚重的砧板上，把菜脯剝成碎末。阿姨不帶任何笑容在一旁炒著韭菜：「阿婆走了，你要學起來，下次來的時候，才能煮來吃！」捧起手中的茶飯，同樣的料理方式，不知道爲什麼我卻突然開始品嚐起那陣陣拌著花生的怡人茶香，配上豆皮、紫蘇、菜脯、碗豆、韭菜。看著阿濱阿公我出了神。大口大口地扒著飯，我定睛地看著每一個人吃飯的樣子。

「蕭妹咩！要多吃一點！」阿濱阿公提醒我。

「這是在學田的最後一餐，我一定要記住這味道。」我心裡這樣對自己說著。

七、原諒命運

碰到往日的舊友，你會發現人事已非。有一天我和某位匈牙利朋友開玩笑，說：「蘇薩，我的女朋友都離開我了，要怎麼把他們追回來？」我永遠記得她的回答：「我們匈牙利有句俗話說，甘藍菜冷掉了還可以加熱，可是它已經永遠的走味了。」
—— Barghouti · Mourid (全名)《回家：橄欖油與無花果樹的記憶》

在《香料共和國》一片當中，凡尼斯一家人因政治因素而被迫離開故鄉，離開了親人外公，及從小一起長大的青梅竹馬。多年以後，凡尼斯擁有很多可以到世界各地的機會，但是凡尼斯始終沒有回到伊斯坦堡和外公見面。一通越洋的電話得知外公生病的消息，因而在多年後踏上歸鄉的腳步，青梅竹馬一句：「你全世界都跑遍了？為什麼沒有回去看他（外公）？」凡尼斯的回答或多或少也道盡了離鄉人的心情：「我很害怕！害怕再次的分離。」離鄉人的害怕，除了害怕「分離」之外，也許更多地恐懼來自於將與過去徹底的切割。在學田的大陸移民們，大部分回去了一到兩次，儘管再想回去，但仍有很多的原因讓他們無法回去，在和阿濱阿公等移民們的訪談中，想回家的心情，為什麼不回去呢？他們總是淡淡地用了簡單的理由說明自己現在無法回去的原因，但那真的是他們不能回去的原因嗎？「離開那天，我的眼淚沒停過，都怪那討厭的辣椒...」《香料共和國》片中，主角將離別的眼淚歸於那辛嗆的辣椒。總在顧左右而言他的話語中，離鄉人躲避了內心聲音的表達，躲避了讓自己困窘的時刻。阿濱阿公、米香阿伯等移民，在他們的敘說裡，輕描淡寫地帶過自己想回家的渴望。米香阿伯因為孫子而沒有再回大陸，阿濱阿公、阿香婆因為走不動了也沒再回去了，但是「回去」與「不回去」對他們真正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在異鄉裡人們雖然可以懷念過去，透過各式的方式讓過去存在生活中。在無法回家的情況下，移民們在異地裡還保有很多過去在大陸家鄉中的傳統，去油解膩的重要日常生活飲食——擂茶飯，逢年過節必定要親手製作的釀豆腐，加了特殊橘子皮的炒米香，廚房裡從大陸帶過來捨不得丟棄的古老鹽巴甕，俯拾即是家鄉影子，在「異地」裡透過各種方式讓「家鄉」存在於生活中。奈波爾在《大河灣》中提到離鄉人心目中的「家」，早已不是那坐落於地標位置上的城鎮，而是讓離鄉人感到心裡踏實、平安的地方，那地方是離鄉人覺得曾經生活的一個世界中 (ibid : 203)。離鄉人在異鄉多年的生活之後，檢視著漸漸適應的城市，與其因懷想失去的過去而承受痛苦，環顧目前所處之地，會發現不管是故鄉，或是

異鄉，即使他們兩者迥異，但對離鄉人來說純粹只是兩座城市的不同而已（ibid：209）。

在細究移民們為何在渴望回去的情況下，但卻仍舊選擇不回去，透過奈波爾的筆也許可以讓我們多少理解移民們離鄉多年之後的心情，即使記憶中的「故鄉」早已消失在生活中，但是在內心當中仍有一個地方是移民們一定要回去的地方，也許已不復存在，或是那樣的空間、環境、人事物早已變遷，但是存在著這樣一個地方在移民們的心中，等著要回去，那地方也等著移民們回去。米香阿伯和阿濱阿公聊著故鄉人，笑著他們只想要錢的心態，卻仍有一股想回去的念頭，也許他們想回去的早已不是那海峽對岸的地方，而是另一個跨越不只是空間更是時間之遙的地方。心中擁有這樣回不去的地方，但在現實生活中，移民真實地成爲一個回不去的人，奈波爾述說出離家的人，已漸漸適應異地的生活，「家鄉」與「故鄉」經年生活之後，也許只是「兩個不同的城市」，而「回去」、「不回去」已不是選擇「過去或是現在」的問題，而是端看移民們如何看待眼前的生活，如何面對已被命運決定的生活。

《回家》一書作者巴勒斯坦詩人 Barghouti，敘說自己離家三十年後的回鄉過程及心情。從「分離」的那一刻起，離鄉人期盼著重逢的那刻，但等待到那一刻的降臨，一切卻又讓人顯得不知所措，「當生命按了某個鈕，讓事情照你期望那樣運轉的時候，你無法在驀然間感到欣喜；當你終於等到了多年來痴痴等待的喜悅時刻，你已經和過去不同了。你肩負著過去的歲月，這些時光無聲無息、慢條斯理的改變了你（ibid：101）」。Barghouti 說出了離鄉人面對重逢的五味雜陳，在重逢的那一刻，剎時了解到家鄉的改變、及自身的改變。荒謬的過去，真切的現在，無法決定的未來，三者無法分割的記憶互相交纏著。「清楚的流離」及「不確定的回歸」讓 Barghouti 體會到「那些回來的人肩上都扛著包袱，任何敏感的人都看出來，就像看見霧茫茫的港邊搬運工人直不起腰桿那樣（ibid：102）」。「回家」對每個離鄉人來說顯得沈重，因爲這樣的回歸，早已在經年累月中複雜化了，揹負了許多歷史、文化、地理、心靈改變所帶來的不適應。回到故鄉之後，Barghouti 更感受到，東西的遺失，但他卻更驚訝於自己對這故鄉的想像仍舊持續下去，即便他很清楚地明白自己已經走在多年來魂牽夢縈的夢土上，但離鄉人仍舊在尋找著什麼，但是到底遺失了什麼？對於那找不回的失物，Barghouti 殘酷地道出那「尋回」的不可能：「接合兩段不同的時光根本是不可能的。時間不是一長捲紗布，而是永不止息的迷霧。即便你是個浪漫派，時間總會冷酷地矯正你，讓你與現實緊緊纏繞」（ibid：105）。

對於移民們來說，渴望的也許只是曾經那段在「那地方」渡過的歲月。從失去故鄉的那一刻起，那段歲月也朝著遠方走去，不再回頭。但在眾多的離鄉人故事裡，可以發現異鄉的城市，不盡然那麼地異鄉，離鄉人帶著故鄉的籃子在其他

的城市裡，不斷地撿拾著故鄉的影子。生命的轉輪已使離鄉人逐日適應了陌生的環境，一開始也許有些的困難，但是隨著時間的過去，卻顯得沒有那麼地困難。

過去的震盪終究會慢慢平息，以某種形式完全的平歇下來。這需要魔術師一般的從容，十足的緩慢，讓幸福寧靜的感覺以溫和的方式在我們身上產生反應，這些感覺沒辦法一觸即發，慢調子讓我們學會如何接受新事物，把它當成自然的進程、世事運行的方式。我們積極而緩慢地和新事物共處（ibid：174）。

離鄉人爲了讓過去和現在得以和平共處的方式，即透過積極但緩慢地接受新事物，使過去在緩緩地與新事物交替，讓衝擊得以趨於緩和。即便對於失去的過去擁有懷想，但至少這樣的處世方式，能夠慢慢地在生活中隱隱地消去失落之感。

在《抵達之謎》中，奈波爾描寫離鄉人在異地開始他的生活之後，漸漸地卻發覺在異鄉生活裡找不到出路，於是興起返鄉的念頭。他匆匆回到當初來到異鄉的碼頭，卻發現載他來的古船蹤跡已杳，即便想離開也離開不了。透過古船的消失，象徵著那「歸」的不可能，離鄉人旅行到異地，想離開卻無法脫身，旅行幻化成為無法改變的命運軌跡（Naipaul，2002）。離鄉人的離開，不只是和土地的分離，和人的離別，甚至告別的是另一個時代、另一個大陸、另一種命運，旅人可能永遠不會再回到故鄉。

奈波爾形容在《抵達之謎》中形容「第一次返鄉」的心情：「我四處走訪，卻發現這個地方縮小了，和我童年、青少年時期的認識大不相同，同樣的，現在我四處走訪，讓這個地方沾上我慶祝的心情，為它抹除我在不同時期因不同理由而感覺到的恐怖。」離鄉人在遙遠的其他城市裡，曾用盡各樣的方式去想像或創造故鄉的風景，回到故鄉顯得更珍惜這最原初的風景。奈波爾對此更深入地闡述「歸」的意義：「那是一種特定的成就，而且終結了一種特定的恐懼，因此我與我島嶼的關係彷彿也已經結束」（Naipaul，2002：194）。那「恐懼」是什麼，奈波爾並沒有特別地闡述，但從奈波爾的論述當中也許就是那對「啓程未知」的恐慌、對「抵達之謎」的恐懼；在多年旅程之後從「離」轉向「歸」的那一刻，返回的行動似乎爲那未知及充滿謎團的旅程做了一個結束。在啓程前，對另一個城市的抵達之謎在經年累月的異鄉生活中，得到了解答和適應；而在這過程中，也產生出那對「不知故鄉現在如何」的抵達之謎，在回到故鄉的那一刻，得到解答。不再只是想像的「真實面對」，讓多年的恐慌不安得到了釋放及解除，進而也讓在異鄉的人生得以進入另一個階段，這對離鄉人的來說，是一件值得慶祝的事。當回到那經年「切切渴慕」的故鄉，也許那裡的變化早已不符過去自己的期望；但在那同時「歸」的意義也早已不是爲了尋找那想像中「遺失的過去」，而是成爲一種儀式，一個爲了人生某個階段做轉換的儀式。

從此之後，離鄉、歸鄉又再離開的離鄉人，對返鄉的「強烈感」將不再。再次返鄉，既無恐懼不安之感也無慶祝的願望，奈波爾深刻地描寫出再次歸返：

在我早上抵達，然後從機場上路回家的時候，我可能會被各種鮮豔的色彩打動，然後我會想，我要多待幾天或幾個星期。但是，在第一個白天和第一個晚上，以及第一次因為時差而黎明即起，並第一次看到花園中啼叫的小鳥之後，我會變得坐立不安，渴望離開。(ibid：194)

「故鄉」之於離鄉人，已是「回不去」的夢，只能在夢中重逢故鄉人。離鄉人在離開的那刻起，旅程早已默默地將命運連根拔起，轉向他方。即使那「格格不入」之感、對於「遺失」的失落，總是在生活中襲擊著離鄉人；但是身為離鄉人，卻也明白地知道，「異鄉」已成爲了另一個「故鄉」，無法取代過去，但卻是最安全最能夠保護自己的地方。

對於阿濱阿公來說在墳墓裡頭的母親，對米香阿伯來說遠在山那一頭的兒子，以及對他們來說遠在海峽那一頭的大陸，漫長的等待之後，只能在想像當中找到彼此的位置，在他們的心裡用不同的方式被安置著的。汕頭旅館的那一夜，分手的腳步提醒著阿濱阿公和母親才剛來到的相遇，相聚後馬上面臨的分離，如同和「故鄉」的關係——不斷地分離。米香阿伯盼了十二年的相聚，兒子卻在夜裡，什麼也沒帶匆匆地走了，帶走了米香阿伯的希望。米香阿伯和阿濱阿公及其他移民們，共同盼望著四十年前的故鄉，但在與土地的相遇中，終究只能成爲「鄉遇」，無法相聚。碼頭、車站、港口、航站，收集了許多相聚和離別，許多的故事交雜在這些的地方裡。米香阿伯的港口，阿濱阿公的碼頭，那裡聚著他們複雜的情緒。在這些地方裡因爲相遇、分離，築起了移民們濃濃的鄉愁。沒有人可以在這樣的場景中提出「如果...」，「如果我當時我沒去....」，「如果當時我去了...」只有我這置身世外，搞不清楚狀況的研究生敢向阿濱阿公問著：「阿濱阿公！來台灣好還是待在大陸好啊？」面對這樣的問題，阿濱阿公大聲地用客家話回答：「誰會知道呢？」即使事過境遷後，命運的不確定性始終令人無法掌握。阿濱阿公和母親搭上不同方向的船，母子兩人在同一個碼頭上徹底地分離，母親最後回到大陸過世。阿寅叔在碼頭上爲了生計及嚮往的自由，搭船離開了米香阿伯，多年以後，雖然回到台灣，但與父子間「心」卻仍相隔遙遠。碼頭默默地記錄著移民們的相遇和分離，催促著移民們朝著茫茫的大海與未知的未來航行。分離的腳步，在人生中不斷地催促著前進，分離是爲了再次的相遇，在再次相遇以前，只能將這一切化爲鄉愁。

電影 *Magnolia* 《心靈角落》導演將幾個角色的人生故事做排列，在每條不同的人生命運線上，似乎都可以看到若干他人的影子在相互踩踏交疊影響。戴著光

鮮亮麗眾人愛戴的光環，在電視台上教大家如何玩弄女人的高手，卻來自被富豪父親所遺棄悲慘身世，孤苦無依地照顧罹癌的母親，卻在一次專訪中，記者赤裸裸地揭露被遺棄的富豪之子身世，憤怒、驚懼的情緒當下，卻同時接獲富豪父親罹患癌症，病榻前希望能夠見他一面的消息。富豪父親看似擁有一切的人生，卻在臨終前向看護述說出自己的遺憾——拋棄了自己的一生的至愛，全身上下甚至連癌細胞都充滿了後悔，後悔自己渾渾噩噩地渡過一生，沒有機會做任何的彌補，但在生命的最後連煙都握不住的時刻裡，比起所有的一切，他最想見到的就是他曾經遺棄的兒子，但卻只能透過購物頻道的專線聯絡上兒子。爲了錢財嫁給富豪的少婦，不斷地外遇，但卻在丈夫即將離世之時發現自己愛上了他，但只能帶著遺憾束手無策地面對愛人的離開，虧欠至深的關係，甚至想要透過自殺結束痛苦的感覺。益智節目主持人，主持節目三十年發現自己罹患癌症，只剩兩個月生命。死亡在即，要告知吸毒離家的女兒自己的病情，但卻受到女兒咆哮以待並驅離住處。等不到女兒回家的母親，苦守著有外遇的婚姻，最後卻在面對丈夫即將死亡的同時，自己卻面臨殘酷的現實——丈夫性侵自己的女兒；答對益智節目所有問題的神童，努力成爲父親期待的天才，卻始終得不到父親的愛。

「荒謬」的人生橋段，讓人不得不思考是否真有位命運之神，在背後捉弄著參與在這場戲劇的主角們身上，又或是也在同樣受到命運擺佈的移民們身上？或是在你、我的生命故事裡？電影裡所演的人生故事，因爲「想得到愛」努力得來的卻是無法承受的，那時卻發現了無法停止的痛苦。在痛苦中人們試圖尋找解藥，尋找寄託，但在尋尋覓覓中，還是無法停止痛苦的折磨。《心靈角落》呈現出「命運的錯綜複雜」，人生不是線性的發展而是存在於跨越時間、空間的複雜向度。單看片中每個角色的人生遭遇背後都有他獨一無二的故事，細探每個人所擁有的心靈角落，表現出生命豐富的本質——命運之間的互相牽扯。看似眾多巧合，但一切絕非來自於偶然，有太多的因素和原因摻雜其中，不是「人」所能掌控。

卡謬《局外人》一書，開頭以「今天，媽媽死了」，改變了主角默而索的命運。母親在養老院裡久病在身死亡，下葬時默而索沒有爲母親的離去而哭泣，結束之後繼續如常地過生活。一次在沙灘上旅遊，敵人的舉刀，引起了默而索的開槍殺死了對方，因而進入監獄服刑。檢查官審判結果，默而索在母親下葬時沒有哭泣；在母親喪禮過後，和女友交歡、看喜劇電影，斷定默而索擁有一個邪惡的靈魂，判定他死刑。檢查官指控的罪名爲「這個人懷著一顆殺人犯的心理葬了一位母親」。最後，上訴無望的那一刻，默而索開始驚覺自己的人生一切變得不重要，「在這一整段荒誕的生活裡，一種陰暗的氣息穿越尚未到來的歲月，從遙遠的未來向我撲來，這股氣息所過之處，使別人向我建議的一切都變得毫無差別，未來的生活並不比我以往的生活更真實。」從靈魂的深處，默而索對著神父反駁著別人對他的控訴：「命運選中了我！」（卡謬，1994：163）生命將盡的刹那，

他突然能夠體會死亡逼近之時，已過世的母親感到的是解脫，甚至可以在這個時刻，把人生重新過一遍（ibid：164）。在體認到命運真實的一面，人生的意義突然變得不同，默而索精神上的痛苦，突然得到了釋放。

「我第一次向這個世界動人的冷漠敞開了心扉。我體驗到這個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愛，我覺得過去曾經是幸福的，我現在仍然是幸福的。為了把一切都做得完善，為了使我感到不那麼孤獨，我還希望處決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來觀看，希望他們對我報之以仇恨的喊叫聲。」（ibid：164）

默而索在命運的面前，坦然接受了一切安排，甚至用更超脫地心情去看眼前的人生。默而索因為「母親下葬時不哭而判處死刑」，失去了主宰自己人生的權利。在絕地逢生之處，激發出默而索對世界的友善，對人性的另一番見解。「一切偉大的行動和一切偉大的思想都有一個可笑的開端。偉大的作品常常誕生在一條街的拐角或一家飯館的小門廳裡。荒誕也如此。」（ibid：23）。人生很多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方，但是我們無法論荒誕的來由也無法理解他可能產生的結果，我們只能接受。在卡謬看來，「最重要的已經不是追問人生值不值得活，而是必須如何去活，其中包含著承受因生活而來的痛苦」（ibid：34）。默而索面對命運一連串荒誕之後，在宣判死刑面前對命運漠然置之，卻在最後一刻近乎麻痺的消極之中覺醒。而這樣的覺醒，也許就是一種內心的反抗，面對人生極度灰心和失望的時刻，人們心中喚起的一種反抗，也是尋找方法適應生命的途徑。在命運默默運行的操弄之下所產生的，也許就是我們人生當中的荒謬和諷刺。

Franz Kafka 在《蛻變》中敘述一個年輕的推銷員某天早晨驚醒自己成爲一隻大蟲的故事。主角葛勒是家中的經濟支柱，但一覺醒來之後，葛勒發現自己從人變成一隻大蟲，外貌、聲音都徹底地和過去不同，駭人的形象，讓爸爸忍不住拿起棍杖驅趕、朝他丟蘋果、媽媽見到他忍不住啜泣、妹妹顧不得兄妹情誼只想和身爲「怪物」的葛勒斷絕關係。葛勒的改變，讓家裡頓時失去了支柱，進而也因此伴隨發生種種令人束手無策的問題，經濟失去了支撐。但更荒謬諷刺的是身爲大蟲的葛勒，仍舊能夠聽懂家人的話。聽見家人在他面前討論著如何「處置」他，能夠看見家人晚餐時間因他所產生的安靜和消沉，感受到家人從一開始對於他的擔心、驚懼到最後的無奈、厭煩、憎惡。家人把他當成怪物來看待，妹妹一句「我們可以沒有哥哥，但是不能被這個怪物搞得無家可歸」更讓葛勒漠然。葛勒比誰都更清楚「自己應該消失不見」，他沉浸在自己的想法裡，當教堂清晨三點鐘聲響起，他呼出最後一口氣死了。對於葛勒的死，家人鬆了一口氣，面對門外美好的早晨，全家人決定出外散步，討論未來的事，他們的世界將因此充滿希望美好地運轉下去。

「改變」有時來得愴惶，但有時卻在我們不自知當中慢慢地發酵。命運在人

生中加了什麼樣的酵素，我們無從得知，只等我們知覺到「改變」時，我們被迫默默地接受那酵素的作用，而此時，重點已不在於人生變成什麼，而是在這樣的改變之下，我們如何繼續生存下去。「清晨，葛勒迷濛地從夢中醒來，赫然發現自己變成一隻大蟲」(Kafka, 2005: 94)。葛勒在夢醒之後，驚覺到自己的變化，在自己尚未意識一切由何而來的當下，就得接受家人殘酷現實的態度改變，過去一切都消失了，眼前的狀態家人看到的葛勒充其量只不過是一隻蟲。葛勒對家人的愛是不容懷疑的，在成為「蟲」之前之後皆是如此，但最後得到的回應卻讓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沉重、疲憊、無奈」。而更讓葛勒感到無助的是對自己的「改變」感到「束手無策」——已無法回到過去。移民們成為「回不了家的人」的人生，在回鄉的那一刻，發現人事已非，同時也從別人反應裡發覺自己的不同。葛勒的睡夢是移民們對家鄉的夢，當夢醒，自己已不屬於「那裡」。葛勒最後接受了自己的改變，平靜地在離開，移民們或許也像葛勒一樣接受命運的安排，平靜地接受這樣的安排，離開了那已不屬於自己的「地方」。

村上春樹的《海邊的卡夫卡》小說中，佐伯小姐深愛的對象驟然逝世的那刻，承受著巨大的痛苦，從此活在回憶裡的佐伯小姐，懷著不管多麼苦，只要還活著都不會放棄回憶，佐伯小姐：「那是我活到現在的唯一意義和證據」(村上春樹, 2003: 245)。內心破缺的那塊就成為人生中陰暗的彎曲的部分，那裡就像黑暗的無盡長廊，哪也去不了。雖然內心擁有這樣的一個不完整的部分，但還是不得不繼續生活下去，最後佐伯小姐將那自己的回憶化成灰燼的同時，生命的圓又再度完結。人生在現實與回憶持續地交雜中繼續前進，不管過去、眼前發生了什麼事。但就在赤裸裸地殘酷地了解到「緊緊抓住的是得不到」，當「覺醒」的那刻痛苦將隨風而逝。

阿濱阿公、米香阿伯等移民們的故事，也許在生活中不是那麼清楚地深刻地感受到他們對故鄉「Motherland」的遺憾，但在那心靈的角落，仔細挖掘的過程中，發現那只是被很完好地安放在日常生活裡，在不同的程度上移民們早已默默地接受「回家」的不可能。但回到故鄉 Mother · land，對每人來說就像佐伯小姐所說「出生之地和死亡之地對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人總會有個「要回去」的地方，回到像母腹的地方，得到歸屬感、安全感，有時那會是個實體的地方，但也時那也會只是個象徵。小說主角——尋找母親的少年，一直無法解開當初母親拋棄自己帶著姐姐離開所造成的傷害，而故事已經發生，傷害儼然已經造成。小說中另有一位名叫烏鴉的角色時常出現和少年對話，試圖說服少年重要的人生課題——開始去接受及理解別人的心，「你必須原諒她。那是對你的唯一救贖。而且除此之外你無法得救」(ibid: 258)。以不同的態度面對人生，能夠原諒那命運所帶來的苦澀。《海邊的卡夫卡》看似我們走投無路地在接受自己的人生，但不是毫無條件地繼承及在生命中不斷地反覆痛苦，而是去理解、原諒，那是讓自己在痛苦中得到救贖方法。最後少年透過了解母親的處境，進而憐憫母親，在那一

刻選擇原諒。很多事情似乎找到了解答，少年回到了原來的地方，繼續活下去。

移民們面對到與家鄉的分離時，被強迫接受離別所帶來的痛苦，他們緊握著回憶。「回憶可以把你的身體從內部讓你溫暖起來。可是同時也可以把你的身體從內側強烈地割裂下去」(ibid：242)。也許一開始面對「離別」會遇見內心強烈的割裂，但是仔細觀察移民們的生活，在走投無路當中，各自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回家的不可能」，少年在理解母親的心情之後，原諒了母親，也救贖了自己，移民在分離的真實中，也選擇了面對眼前的世界，接受了命運的安排，回到原來的世界裡，繼續生活下去。那是對命運的一種接受和原諒，也是對自己的一種救贖。世界不若人所想像的美好，但「所謂扭曲這東西，因此這個世界才好不容易出現了三次元式的深度。如果你想要一切都筆直的話，就去住在用三角板畫出來的世界就好了」(ibid：48)。荒謬的扭曲，增加了人生的深度。

猶太人作家 Imre Kertész 在《慘敗》中書寫一位年約五十的男人，生活在狹窄的臥室兼書房裡，爲了要擺脫那窄小的牢籠，他不斷地書寫小說，但是小說卻遭到出版社的否定。老人沮喪的面對自己的「慘敗」，但他不輕言放棄。老人將自己的思想轉移到自己的小說人物柯韋石身上。柯韋石如同老人一樣，年復一年的寫小說，但卻被出版社批評爲不適合出版的小說。遭受沈重打擊之後，他試圖要弄清楚出版社是否有理，他寫的是一本好書或是壞書？但他會發現，這完全無所謂，只要他自己以爲，他的書剛好是它應該成爲的樣子就夠了。因爲比小說更重要的是，他透過自己的寫作所經歷的事，而這是一個選擇和一次鬥爭，一個作品始終不被接受的慘敗作家，寫書讓他的生命得到解放。。

Imre Kertész 預言將會有個幸福的結局等著主角們。老人及柯韋石「慘敗」，但是人生仍有繼續下去的理由，老人和柯韋石繼續寫著小說。在結尾提起小說開頭老人放在書桌前不起眼的石頭，它到底從哪裡來，怎麼形成的，他要做什麼用，一開始沒有人知道，但是最後小說家在書桌前生死掙扎時，手中握住的就是那塊石頭，意義在此得到了解答。小石頭是命運的象徵，他來自西西弗的神話中的巨石。卡謬曾說要把西西弗想像成爲一個幸福的人，在不斷推移石頭的過程裡，生命得到意義，得到釋放。但 Imre Kertész 在西西弗幸福的故事中，卻看見西西弗推動的那顆石頭，在西西弗日復一日的推動過程中日漸磨損，當巨石變成碎石，西西弗不用再推石頭上山，西西弗可能彎腰把它拿起，裝進口袋帶回家——它到最後終究是屬於他的(2006：305)。而老人在推動自己人生的巨石中，不斷面對到失敗，但並不會因此揚棄石頭的存在，直到死之際，仍舊將其握在手中的命運之石。

西西弗知道命運是屬於他自己的，當他開始面對生命苦難的同時，西西弗成爲了幸福之人。移民們看似被無情的命運荒謬地擺弄著，無可奈何地在面對人

生，擺盪在渴望及回憶當中，由旁觀的角度來看，或許會以為他們痛苦地承受期待與現實的落差，但是也許他們也如同西西弗一般接受了生命的事實，選擇了原諒——坦然接受命運的安排，而怡然於眼前的生活。「回家」就像西西弗所推動的巨石，那是移民們一生不會放棄的願望，不會放棄去做的事，但是在推動的過程中，巨石也會轉變成碎石，曾經看起來像是辛苦的負擔，但是它會逐漸地消弱、細小，成為可以握在手中擁有的碎石。永遠無法放到山頂的碎石也許帶著思鄉的苦楚，但是那卻是移民們面對命運的現實所剩的下唯一執著——貪婪地享受那慘敗的回憶，及對那段時間的回憶。

參考書目

中日文部份

王德威，1998，《如何現代，怎樣文學？》——〈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台北：麥田。

—2004，《最後的黃埔》——〈序論：老去空餘渡海心〉，齊邦媛、王德威編。臺北：麥田。

—2001，《我思念的長眠中的南國公主》——〈序論：在群象與猴黨的家鄉〉。臺北：麥田

—2005，《臺灣：從文學看歷史》。台北：麥田

余光中，2002，《白玉苦瓜》——鄉愁。台北：大地出版。

李喬，2005，《重逢——夢裡的人》。台北，INK 印刻出版有限公司

村上春樹，2003，《海邊的卡夫卡》（上）（下），賴明珠譯。台北，時報文化出版。

周俊男，2003，〈回憶、經驗、歷史與認同〉，《中外文學》，第 31 卷 11 期。

徐如宜，2003，〈余光中的鄉愁「是無解的」〉。《聯合報》A13 版，2003.12.10。

南方朔，2003，《行過洛津》序文〈走出「遷移文學」的第一步〉。台北，時報文化，頁 5

張振岳主撰，2006，《富里鄉誌》，黃榮昌等編撰。花蓮縣富里鄉：花蓮富里鄉公所。

黃榮洛，1997，《渡台悲歌》。台北：臺原出版社。

彭芊琪，2005，《外省客家人的本土化：以廣東陸豐莊氏宗親會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2005，《重修臺灣縣誌》。台北：文建會。

外文部分

Bachelard, Gaston 著，龔卓軍、王靜慧譯，2006，《空間詩學》（*The Poetics of Space*）。台北：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Barghouti, Mourid 著，陳逸如譯，2007，《回家：橄欖油與無花果樹的記憶》(*I saw Ramallah*)。台北：馬可孛羅。
- Camus, Albert 著，郭宏安譯，1994，《局外人》(*L'Etranger*)。台北：林鬱文化。
- Kafka, Franz 著，紫石工作坊編譯，2005，《蛻變：卡夫卡小說傑作選》。台北：麥田出版。
- Kertész, Imre 著，衛茂平譯，2006，《慘敗》(*Fiasko*)。台北：天下文化。
- Kundera, Milan 著，尉遲秀譯，2005 [2000,2003]，《無知》(*L'ignorance*)。台北：皇冠。
- Naipaul, Vidiadhar Surajprasad 著，李永平譯，1999，《大河灣》(*A Bend in the River*)。台北：天下遠見。
—李永平譯，2000，《幽黯國度》——記憶與現實交錯的印度之旅 (*An Area of Darkness*)。台北：馬可孛羅。
—李三沖譯，2002，《抵達之謎》(*The Enigma of Arrival*)。台北：大塊文化。
—孟祥森譯，2002，《在自由的國度》(*In a Free State*)。台北：天下遠見。
- Said, Edward W 著，Guari Viswanthan 編，單德興譯，2005，《權力、政治與文化》——薩依德訪談集。台北：麥田出版。
—單德興譯，2004，《知識分子論》(*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台北：麥田出版。
—彭淮棟譯，2000，《鄉關何處》(*Out of Place*)。台北：立緒文化。
- Sarup, M, 1994. "Home and identity", In G. Robertson & L. Tickner & J. Bird & B. Curtis & T. Putnam (Eds.), *Travellers' tales: Narratives of home and displacement*